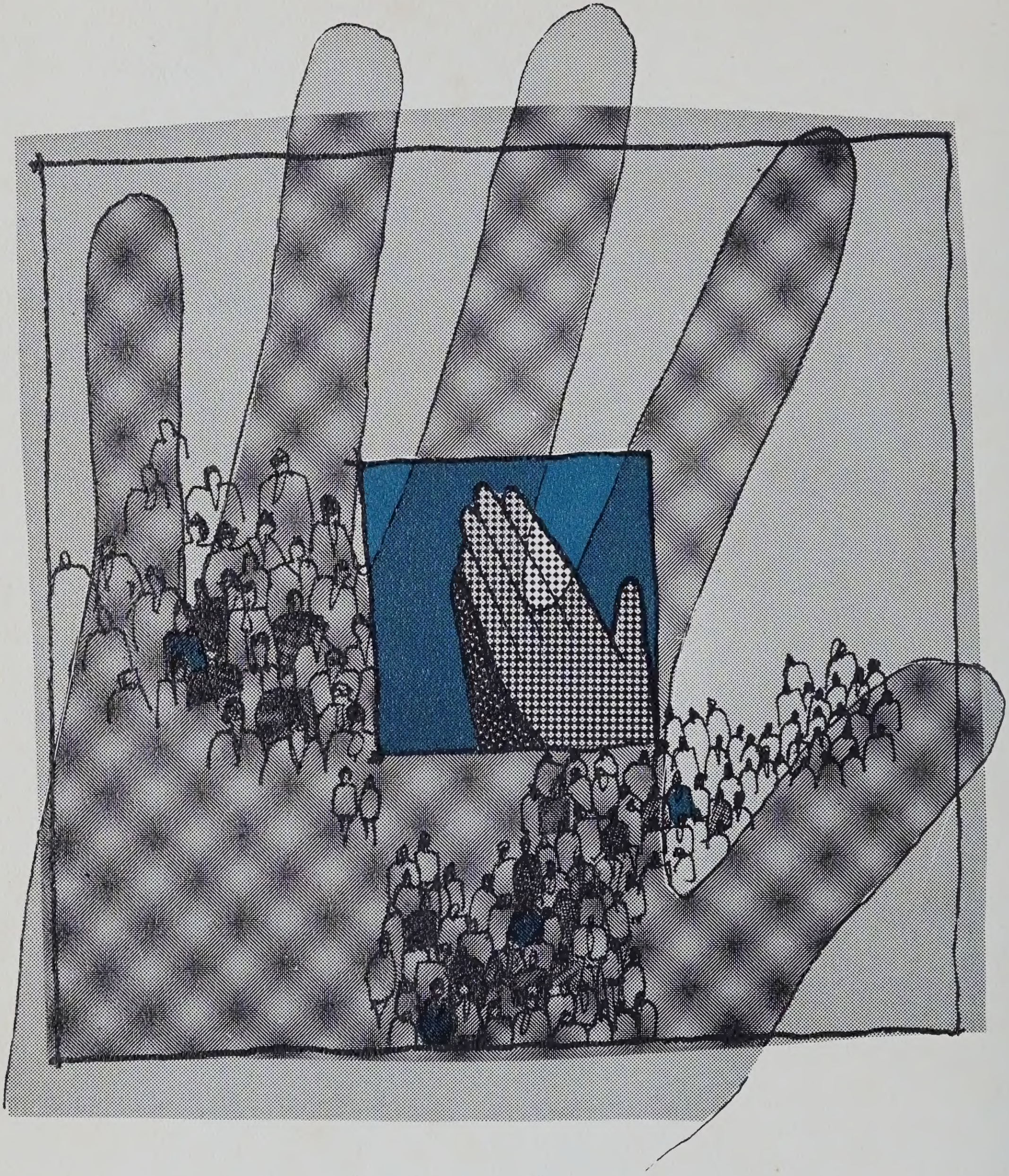
橄欖
OLIVE

增加篇幅

4



惟最攏合的祈禱者的雙掌

可以攤開來去服役最廣大最愁苦的人羣　　張曉風　黑紗

社會參與的神學基礎

基督徒爲甚麽要關心社會、參與福利工作、推行社會公義呢？

有人說，社會改革能帶來神國的實現，根據這些人的說法，天國不在天上，乃在地上。但主耶穌明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十八：36）因此，雖然社會參與能表達神國的慈愛和公義，神國的完全實現却要等待主的再來和天地的更新（啓廿一：3／5）

對鼓吹「社會福音」的人來說，今天的社會參與，就是福音的中心。這說法與聖經有點出入，正如使徒保羅曾對哥林多人說：「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林前二：2）主的死（和復活），才是這福音的中心，沒有十字架的救贖，一切善行仍虧缺了上帝的榮耀。

究竟信徒爲何要有社會參與？

愛心是生命的表現

當主耶穌再來的時候，祂要審判萬民，將他們分成兩類；第一類是綿羊，要往永生裏去，第二類是山羊，要往永刑裏去。綿羊對主的表現就像主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喫，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太廿五：35／36），其實他們並不是直接對主這樣作，乃是對人這樣行，而得主的稱讚。山羊的表現却剛好相反；基本原因是由於生命不同。主耶穌說：「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太七：18）。有了新生命，才有新生活，而這新生活的一個特點是「愛」。

一個由聖靈重生，有新生命的人，必定有愛，因爲愛心是聖靈的果子。這樣，我們豈可看見人有需要，而不加援手呢？正如「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主耶穌吩咐我們「要愛鄰舍如同自己」；我們的鄰舍就是一切我們所遇到、所知道需要幫助的人（路十：25／37）。愛心是給與，而「我們愛，因爲上帝先愛我們」，就因這十字架的愛，驅使我們去愛他人。

「普遍恩典」——參與的基礎

信徒必須彼此相愛，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爲這不單是主的新命令（約十三：34／35），也是初期教會給我們的榜樣，當時他們「凡物公用」（徒四：32／35）；又互相賙濟，互相服事。

然而信徒應否愛那些不信的人，參與非信徒所設立、所鼓吹的福利事工？答案是肯定的，除非這事工與我們的信仰有衝突，比方說，這工作是鼓勵人賭博的，或是要我們參加任何不合聖徒體統的事。

這肯定的答案是基於神的「普遍恩典」。（註一）主耶穌在登山寶訓這樣說：「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的仇敵，爲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爲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太五：43／45）。

這「普遍的恩典」，自從洪水毁滅世界後便開始：神應許這世界不再爲洪水所滅，直到它被火焚燒爲止（創八：21／22；九：8／11）。「普遍恩典」大概包括以下三方面：

㈠神不但對信徒施恩，也對非信徒施恩。（註二）

㈡神在個人及社會施行約束，使社會中的罪惡减低其嚴重程度。（註三）

㈢不信的人在世上能够施行所謂「社會公義」。（註四）

在這世界未再被毁之前，「普遍恩典」仍然是一個事實。因此我們要效法神，愛那些在神國以外的人，不是單單爲了帶領他們歸主，也是爲了他們乃是神所造、所保護（普遍性的）、所施恩的人。

另一方面，神「普遍的恩典」也表示，許多不信的人也會主持一些「社會公義」，也會接受公義的事。雖然他們的生命從亞當而來，他們並不一定是「徹底的敗壞」。這樣看來，假若信徒能發揮他們做光、做鹽的功用，去斥責罪惡、申張正義、未嘗不會爲部份社會人仕所接受。

在主再來之前，信徒的社會參與是符合主所吩咐的。

社會參與和傳福音

然而，社會參與最重要者，莫過於傳揚福音，勸人悔改信主，得新生命、逃避將來的忿怒。這是因爲「普遍恩典」不會永遠地存在，上帝寬容人的罪，不立刻加以報應，主要是給他們悔改的機會。正如保羅對雅典人所說的：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上帝並不監察，如今却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爲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裏復活，給萬民作可信的憑據。」（徒十七：30／31）

「普遍恩典」更是催促人快快悔改：「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後六：2）。當這「恩典時期」完結的時候，綿羊、山羊要分得清淸楚楚，而稗子也必須從麥子中分出來，被扔在火裏燒掉。因此，我們作信徒的，必須趕快的警告人，將審判陳明在人面前，誠懇的邀請他悔改。

況且，信徒愛心的表現最明顯者，也莫過於將福音傳給人，讓人享受神所賜豐盛的生命。物質生活可以暫時好轉一點，社會可以暫時有點公平公義，然而這世界終必過去，就算這世界人人豐衣足食，人與人之間互不侵犯，又豈能存到永遠呢？唯有重生得救，成爲神國子民，才能享受眞正的公義、聖潔、愛的團契。

這世界似乎已越來越少「普遍恩典」，這可能是由於「黑夜已深、白晝將近」的緣故吧。信的人與不信的人合作越發艱難，這也是同一道理；因此我們應當儆醒、披戴主耶穌基督，更切實的將人帶到主面前，不但叫他能有永生的盼望，也讓他能表達眞正的愛心，有眞正的「社會參與」。

敎會的社會參與

今天敎會中無論是個人，是團體，都應該實踐愛心、執行公義；個人方面，除了參與一些慈善工作，表達對社會關懷外，也應該考慮全時間作社會福利工作，只要不將這些工作和傳福音工作分開便是了；敎會方面，除了多方照顧有需要的肢體外，對一些公益事業和申張正義的事也應多方留意，考慮主的託付和恩賜，盡力參與。祇是當小心下列數點：

㈠敎會是代表全體會友，因此必須考慮這事工是否能爲衆肢體所支持者。

㈡若是涉及政治或是使用暴力方法達成目的之事工，更要格外小心，因爲在新約時期，主不喜歡他的門徒動刀鎗，也不要敎會取代了政府或在位者的統治權。

㈢敎會的主要事工，乃是傳福音與造就信徒（彼前二：4／10）。敎會是一個聖靈居住的「有機體」，需要得着建立，更需要同心的見證主；社會參與祇是見證神的慈愛和公義的一種方式，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一個途徑。讓我們不要捨本逐末，看重那見證，却忽略那叫這見證有效的生命之主。

今天，一個有生命的敎會，若加以適當的敎導，一定會有社會參與；但一個有「社會參與」的敎會，却不一定有眞正的生命。

陳若愚

註一：參閱
Van Til, Cornelius Common Grace and the Gospel pp. 14-22.

註二：請參考詩一四五：9；太五：44；路六35／36；徒十四：16／17 提前四10；羅二：4；結卅三：11；十八：23

註三：請參考創六：3；詩八十一：11／12；徒七：42；羅一：24、26、28；帖後二：6／7

註四：請參考王下十：29／30；十二：2；十四：3；路六：33；羅二：14

社會參與的實踐

訪楊震社會服務中心

* 傳福音與社會關懷之間，是否應有輕重先後之分？倘若後者不能成爲導致前者的一種「手段」（如領人返教會）時，後者是否有其本身的價值，以致一位忠心愛主的人值得（並安心的）一生投身在其上？
* 「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應否標榜基督教？社會工作本質上就是要將仁愛、公平帶給有需要的人，基督徒的社會服務需要有別於非基督徒的社會服務嗎？
* 一所「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裏，能否容納不同信仰，不同動機的工作者？會引起合作上的困難，或影響它在社會裏的見證麽？
* 教會除在經濟上資助社會服務機構外，還能否在靈裏，在禱告中，在鼓勵、訓練會友方面給予支持？
* 一般附設社會服務機構的教會往往視社會關懷爲「額外」，反觀基督教的社會服務機構亦視傳道爲非份內工作。到底應融合二者，抑各按各職，專心於不同的任務上？
* 基督徒在社會服務方面是否切合這個不斷變遷的社會的需要？在社會改革方面，基督徒的責任又如何？

*　　　*　　　*

懷著一連串懸在腦際的問題，我們走訪了本港一所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楊震社會服務中心」，並與該中心主任雷黃若蓮女士傾談了不下九十分鐘……

「楊震服務中心」簡介

香港衛理公會楊震牧師生前特別關注教會在香港應如何透過社會服務來見證神的愛，在他逝世後三年，衛理公會成立社會服務中心，特以「楊震」命名，作爲紀念。是時剛爲一九六七年。

此期間，「社會服務」在一般香港人眼中，仍只局限於短暫補救式的物質救濟工作。但楊震中心認爲香港社會有長遠及非物質方面的需要，遂開始籌劃提供創新的服務（如「社康護理」、「收費輔導」，「人際關係訓練」等都是楊震在香港首創的社會服務）。

中心與教會關係

楊震服務中心成立，其中一項要目乃與母會（衛理公會安素堂）建立一「緊密而建設性」(close and creative) 的關係：透過「緊密」的聯繫，才能達到中心成立的宗旨（用具體方法推廣教會的使命）一然而「緊密」亦貴乎平衡，一所社會服務中心若完全受教會控制，則可能影響其專業發展，致不能提供最高水準的服務；因此，「緊密而具建設性」的聯繫使中心與教會之間發揮了肢體配搭，相得益彰的作用。

中心現屆董事會十五位成員裏，其中八位由安素堂委位，另三位由衛理教區委任，他們對中心工作給予很大支持。不過一般會友對中心工作瞭解不深，又因青年會友人數不多，故積極投入中心實際工作行列的也較少。

經費方面，母會將每月主要之四項奉獻收入（該四項奉獻爲：主日奉獻，感恩奉獻，月奉獻，及兒童主日奉獻。）的十分之一捐贈中心，數目雖不及中心總經費的百分之一，但象徵全體會友的支持，故極具意義。

在此之上，中心亦經常主動與母會維持並建立良好關係：如使用堂內的佈告版，報導中心工作進展；每年七月份「楊震紀念日」中介紹中心工作；舉行中心工作人員與董事會聯合退修會：一同檢討、計劃、製定中心的工作目標、方向等，都是維持「緊密而建設性」關係的途徑。

社會工作與傳福音

雷女士認爲：「傳福音」其實應該是更廣義的，試看主耶穌和舊約的先知，便知道即使服務社會不是達到宣講福音的一種「手段」，但前者本身仍有本質上價值。

基督徒社會工作者（如輔導人員）有其作爲專業人員應承擔的責任，所以除非工作對象主動提出，否則工作人員不會、亦不應對在工作上接觸的人傳福音。然而，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是不能分割的；故基督徒的價值觀已成爲他整體的一部份，因此我們應可肯定，雖然他不在工作崗位上直接傳講福音，仍必會對周圍接觸的人產生一定影響力。

不同信仰工作人員

楊震中心工作人員甄選的準則，首先是他的學織、經驗和訓練，其次是他對工作的態度，第三爲他的信仰生活。事實上，所謂「社會工作道德」其實也是源自基督教。因此，要是一個社會工作者能忠於他的理想，即便不是基督徒，但也頗能表現出後者應有的工作態度。

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在社會服務方面的區別並不明顯。可能在某些緊急情形下，基督徒較能表現他們忍耐到底的長處；又在一些最不受注意和關懷的被遺棄者中，基督徒獨有的愛心才顯露出來。所謂「社會工作道德」 .

投身非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

雷女士並不贊成剛畢業而經驗尙淺的基督徒社會工作者故意投身於非敎會的機構，因爲在其中基督徒是賓；會因此受制於一般機構的「階級制度」，非但難以對機構背後的原則、目的、心態等發生影響力，更容易因此陷於沮喪和失望的景況裏。資歷較深的基督徒則不會有這種限制出現。

基督教社會服務的展望

香港不少教會的傾向是「往內看」，單單注重個人追求、成聖等，唯近年已開始醒覺社會關懷的重要。

誠然，教會本身有它獨特的責任和功能，正因如此，分工合作、互相信賴、彼此配搭，在教會與服務機構的關係中，這些因素是更不可少。

長遠而言，各獨立的基督教服務機構建立同一聯合陣綫更能達到「推廣教會使命」的目標。當然，「聯合」的意義不在形式或組織上，而在觀念和心志上，因此，在「聯合陣綫」中，各機構仍可以保持其獨特性，及不受束縛的專業性發展。

*　　*　　*

這次訪問帶給我們的不是問題的答案，而是推動我們去思考更多問題的開始：

- 源自聖經「社會參與」的原則如何在香港獨特的社會體系中實踐出來？
- 在香港社會的種種問題中，基督徒應有什麽行動？對現存的社會制度應抱怎樣的態度？身爲大專學生的我們，又可作怎樣的準備？

探討香港社會問題，尋找基督徒在其中的立場和責任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着重聖經裏所敎導的「社會關懷」的基礎；另一方面，我們希望從實際觀察中更直接瞭解香港社會的現象、本質及需要。

我們祈求在雙管齊下的探討裏，能得到更大的異象，作爲認識神在此時此地香港基督徒身上的心意的第一步。

社會關懷小組



從愛秩序灣村火災說起

——社會參與事件報導

愛秩序灣村棚艇區於二月一日（農曆年初二）發生五級大火後，不少港大基督徒同學非常關心這事，除個別參與學生會的慰問團以外，並組織了小組進行探訪，盼望透過實際行動，對是次火災得到直接明確的印象；也藉此嘗試幫助其他弟兄姊妹對突發性的社會事件有更具體的關注。

愛秩序灣村歷史簡介

愛秩序灣村（以下簡稱愛灣村）位於筲箕灣南安街與愛秩序街對開海傍，近岸處乃一小沙灘，離岸較遠便是泥沼地帶。附近漁民因船艇失修破爛，遂泊於該處，用木柱架離水面，作爲棲身之所。三十多年來此類艇屋日增，而另一些由岸上遷來的窮苦人家，也在近岸處搭建木屋，便形成了面積佔四十萬平方呎的愛灣村。「非人生活」這齣電影也有愛灣村的片斷；該處亦曾先後發生大小火警多次（註一），這次「無可避免」的大火（註二），終於杜絕了此後再度發生火災的機會。

據房屋司黎保德於七四年六月五日立法局會議中表示：待柴灣區公共房屋可供應用分配時，愛灣村「等待已久」的清拆及徙置工作，可望於七六年中開始進行（註三）；惜「火龍」等不及年中，便早在年初二肆虐了。

居民生活情形

由於愛灣村在泥沼和淺灘上，屋下積聚穢物而發出陣陣臭味，當局亦會到區內清掃垃圾及噴殺蟲藥。側聞該處因無公厠而糞溺堆積（註四），但據接受訪問的災民聲稱，他們也可以使用離岸較遠處的公厠，只是雖有公厠，却仍有隨處便溺者。

居民普遍生活程度不佳是鐵般事實，然而他們大都能維持基本生活條件（註五）。在一些「災後聲明」、座談和討論會中，却發現只有片面的報導愛灣村居民的生活環境；「朝不保夕」（註六）可能是部份居民的狀況，但若誇大作整個愛灣村的形容，則顯與事實不符。

據該區一住戶所說，港島東區民政署於過去曾表示居民可遷至九龍的徙置區，但因爲居民不願遠離工作地點，故堅持等候柴灣興華村落成。

起火原因

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有謂某戶居民外出拜年，貓兒推翻火水爐引起；亦有以爲乃居民拜神不愼遺下火種惹禍，更有以「數個火頭」之稱而暗示有人縱火。然而據目擊者聲稱，起火時肯定只有一個火頭。由於棚艇全部燒毀而墜於淺灘上，又因當局特准災民回火場檢拾遺物（註七），故起火原因無法獲悉。消防處亦表示：「起火原因不明。」

救火情形

消防處接獲報告時爲四時八分，由於風勢猛烈，濕度極低（註八）；故火舌蔓延很快，消防員於三分鐘內趕抵現場，隨即宣佈爲三級火警，四時廿三分升至四級，五時二分升爲五級大火（意即火勢蔓延迅速，無法加以控制）。消防署共出動了廿四部滅火車，一百六十名消防員，並動用了二十二條救火喉、兩部雲梯及一部長臂猿灌救（註九）。接受訪問的災民也證實消防處行動迅速；這與一些災場實況報導却有很大出入（註十）。

又盛傳謂消防員拒絕救火或延遲將滅火喉射向在火焰中的木屋，消防總長何葛勝強烈否認有「救火不力」此類事件（註十一）。據愛秩序街一名商戶所說，消防員展開撲救時，一名消防員持滅火喉至愛秩序街三十號附近預備灌救，但水源仍未接通，故該名消防員只得持喉等待。附近圍觀的災民却已破口大罵：這個消防員以無故受辱，便賭氣的棄喉而去。又因災場附近爲存放壓縮氣體的危險倉，及儲存大量火水、汽油的船廠和桐油灰廠，故消防員必須先行切斷該處火路（註十二）可能由於上述兩項事件而引致有「救火不力」的傳言。不過，「謠言止於智者」，有識之士當不會輕信消防員向木屋區居民索賄的事，而且在批評救火工作前，實應具備一般救火常識。

損失狀況

災民損失情況無從估計。大部份居民皆深知火災威脅而早有準備：或已將貴重物品存於他處，或把所有證件等藏於旅行袋中以便攜走。然而也有居民舉家外出拜年，歸來時發覺一切蕩然無存了。

賑災工作

政府：社會福利署於即晚完成初步登記災民的工作：計有538戶，3,093人。港府亦一反常態，雖爲公衆假期，但於年初三即召開各有關部門的高層緊急會議，商討善後工作。災民初被安排至慈幼中學暫住，後因該校行將開課，災民或要遷到筲箕灣福利會、柴灣臨時收容所、漆咸營暫住，或自行到親友家借宿。當局也答應災民可立即遷往九龍各新邨，待興華邨落成後再行遷回。大部份災民將獲徙置興華邨，只有一批爲數68戶314人因不合徙置條件而被安排至柴灣安置區（註十三）。社會福利署按照常例發出緊急救濟金；獲安置於安置區者每戶（五人以內）得＄1,250，每多一人加＄250，獲派公共樓宇者每人＄100。

各界反應：電視台、報章、工會及民政司署均代收捐款，尤以兩大電視台共籌得逾三百萬善款「成績」爲「最高」。基督教方面的行

動，除個別基督徒參與慰問及捐款情況無從統計外，見報者只有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及香港祈禱會分別捐出一萬元及五百元。

截至二月十日止，登記災民人數共582戶，3226人，他們每人可得賑款$ 1,358（註十四），加上政府的緊急救濟金，入住公共樓宇每戶5人共得$ 7,490，入住安置區每戶5人共得$ 8,040。（註十五）

向政府的建議

災民獲徙置往興華邨後，將會驟然每月多付出二百餘元租金，極可能會因而產生經濟困難。因此，一方面政府固然應加速完成興華邨供災民入住；另一方面也應該按柴灣區居民的生活水平而制定租金，分期遞增，使災民不致突然加重負擔。

政府的十年建屋計劃若以現在速率進行，約需要三十年之久才可完成（註十六）；如此則其他木屋區居民仍會長期備受火災威脅。如果要避免愛灣村慘劇重演，政府實有加速興建新邨，盡早徙置木屋區居民的必要！

別有用心的所爲

火災發生後，災民需要的是眞摰的關懷，愛心的援助，與溫暖的鼓勵。可惜却有人藉此機會而借題發揮，誇大醜化居民生活境況，片面報導事件經過，並製造不負責任的言論，鼓吹反政府的情緒，以達到他們背後既定的政治目的。我們固不必站在政府的立場說話，但這種不誠實的所爲，與某些大資本家借賑災爲名，比賽籌款最多、發款最快，各出噓頭，而以宣傳爲實的行徑，同樣爲人所不齒！

基督徒的責任

我們對愛灣災民作了甚麽？難道只是對他們說：「平平安安的去罷，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雅二16）？就算我們都已經爲他們靈魂得救的問題盡上努力，面對他們肉身上的缺乏，我們曾有關心的行動嗎？雅各指出「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你和我的愛心在那兒？虔誠在那兒？

當別人振振有詞地指着火災而推出他們的一套「救世方法」，基督徒是否有更適切的途徑來表達我們的福音？我們眞正明白這班活在「貧窮」之中的人群嗎？我們是另一班高高在上，代表「中產階級」的「教會人士」，來到向他們「宣講福音」——抑或我們肯放棄自己的「身份」，甘願「認同」他們，成爲他們中間的一份子，並藉着實際的愛心、有行動的信心，向他們見證神的實在，宣告耶穌的救恩？

我們需要的是眞正在黑暗中發光，在社會裏爲鹽的基督徒！

備註

(1)按二月二日星島日報載該處曾發生大火兩次，而學聯報特刊愛秩序灣村大火特輯報導謂「火災多過公衆假期！」據該處居民所言則曾發生四次火災。

(2)二月五日南華早報一災民投函說及多次火災後環境仍未改善時所用的形容詞。

(3)二月二日星島日報。

(4)學聯報特刊愛秩序灣村大火特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刊物）。

(5)據接受訪問的災民並附近商戶店主表示：不少愛灣村居民也有電視機（甚至彩色的）、冰箱及石油氣爐等。

(6)港大學生會、學苑（港大學生會報紙）等合刊之愛秩序灣村大火事件特訊。

(7)消防處新聞官在接受電話訪問中表示，當局通常會封鎖火災現場，以便進行調查工作。

(8)是日天文台發出紅色火災危險警告訊號。

(9)二月二日明報及星島日報。

(10)學聯報特刊：「張大叔在藍田驚悉大火，急忙乘的士到碼頭，再乘船到筲箕灣，但可恨救火車還未到。」

(11)星島日報二月四日載。

(12)星島日報二月二日報導：「起初消防員集中注意力在靠近愛秩序街的木屋；未幾火場面積逐漸擴大，向南蔓延，一直伸展至西北部，由於該處有一間船廠，並躉存大量火水，火警遂升爲五級。」

(13)據房屋司署公共關係部表示，災民獲分配至各新邨的數字，截止二月底仍未有正式統計可供發表。

(14)賑款分別爲：

星島特援金	（ 2／2 ）	每人$ 20
社會福利署代發	（ 5／2 ）	每人$ 100
麗的電視台	（10／2 ）	每人$ 300
無綫電視台	（13／2 ）	每人$ 628
麗的電視台	（20／2 ）	每人$ 200
社會福利署代發	（20／2 ）	每人$ 110

(15)其他工會或團體賑款未計在內；尙有款項收集中，將於三月上旬發出。統計資料由社會福利署社會保障部主任鄭關權先生提供。

(16)見二月十日星島日報載葉錫恩議員的分析。

時事小組

編語

權威何在

「我們確信整本新舊約聖經是神唯一記載成文的話語，在它所肯定的一切上沒有謬誤，是我們信仰與生活唯一不可更改的準則；我們確信聖經是神的默示，完全眞實，絕對權威。」

——洛桑信約

1

在今天這紛亂的世代中，基督徒仍膽敢向各種層出不窮的主義、理想及意識形態挑戰，膽敢宣告我們已尋獲人生的答案，是因爲我們確信神已向人類啓示的眞理，不但要成爲基督徒信仰與生活的絕對標準，更是我們向世人見證的最高權威。

2

然而，基督徒是否眞正尊重聖經、以之爲權威？在爭論間，我們是急於拿有利於自己的經文出來，而故意忽略其他與自己不符的記載；抑或我們願誠實地放下己見，謙卑服膺聖經完整的教導？遇上生活難題時，我們肯立意遵行聖經的吩咐；抑或認爲這只屬唱高調的理論而已，輕易地以自己「更高的權威」來否定神的訓誨？

基督徒可以一面持守着有關「聖經權威」的正統教義，但却缺乏對神話語正確的態度。事實上，影響我們基督徒生活的直接因素，許多時候並非明顯如教義信條之類，反倒是較隱晦的態度問題。

由於我們的「聖經原則」多半是藉聽道或閱讀屬靈書籍得來，直接從個人研讀聖經得來反而很少；這樣漸漸演變成兩種相因相成的後果：(1)在功利主義的心態影響下，個人研經越呈貧乏。(2)因爲自己對聖經認識不深，便只有接受「權威人士」的論點——權威慢慢從聖經轉移到人的身上去。

3

爲何我們的個人研經這樣貧乏？普遍來看，大致可能有四種原因：

(1)金句式讀經——閱畢經文，只集中注意熟悉的「金句」，却忽略整段的中心信息；這正是名副其實的斷章取義；對聖經認識只停留於少數經節，始終不明白整本聖經的豐富！

(2)尋求靈感——讀經時力求一些突然的得着，完全不顧經文客觀的意義。其實這種情緒上的滿足是否聖靈感動尙有疑問，但以自我需要爲主的態度必定局限了我們明瞭經文含蘊的深意，難怪「荒漠甘泉」會較聖經更有味道！

(3)重溫領受——因爲沒有適當的讀經方法，便只有重溫聽道的領受或別人的釋義；於是，不懂的經文始終不懂，熟悉的經文又缺乏新鮮直接的亮光，日久自覺厭倦。

(4)以自己的理智或經驗作準的——凡超越自己理解範圍的經文，不是置諸不理，便是硬把它解釋到容易接受；並不容許聖經確實表明了似乎是矛盾的眞理（如「揀選」與「公平」），而定要將神的話範圍在人的智慧內！

4

也許這四種態度本來是源於正確的動機，而且在我們學習個人研經過程裏，也不能避免由這裏開始；只是，我們若停留在這個地步，弊端却是顯而易見。

我們不否定熟悉聖經金句的價值，但我們也發覺，單靠在聖經上「金句式」的認識，是絕對不足够裝備我們去面對世界的挑戰。

讀經時敬虔的態度固然重要，然而却不等於要放棄神所賜的理智；要明白神在一段經文的啓示，我們必須有實在的方法，即或沒有特別的「靈感」，把神話語累積在心裏，也屬同樣重要。

講壇上的解經和屬靈書籍都是我們應予珍貴和尊重的好帮手，不過，單依賴這些現成的材料會養成思想怠惰的壞習慣；我們應靠着聖

靈，更深進入眞理，自行獨立地追求直接從聖經領受，將權威確立在神話語上。

聖經與我們信仰生活經驗的確有不容分割的關係，可是我們該讓神的話引導我們進到新的領域，而非以自我的經驗蔽塞了心眼，以致無法領會神偉大奇妙的作爲。

5

貧乏的個人研經可以帶來很嚴重的結果：沒有充份在聖經裏對神的認識，我們只能從別人的經驗、或安慰的詩歌和傳統的習慣來構成對神模糊的觀念；這樣的認識會變成缺乏眞實感，甚至形成錯誤的印象。我們對神的認識也只能停在膚淺的境地。

其次，由於對神的話缺乏全面認識，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也缺乏全面均衡發展；只知治標的教導很容易便使我們過着長久陷於不同「問題」中的生活。不平衡的認識也帶來各走極端的可能——就像追求情感上的激動或只顧理智上的辯論。

對神膚淺的認識與不均衡的發展使追求長進的途徑也公式化、機械化了。因爲我們看不出在質上基督徒生命豐富的成長，於是便只好強調容易看見在量上的進展來自我安慰。靈修從整個人向神敬拜、與神團契的意義變爲得力量的捷徑——那一天是否「生活有力」成了靈修時最主要的動機。如此，許多原則便漸漸失去其原來的意義，反成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教條！

因爲是墨守成規的緣故，我們的信仰漸漸產生與時代脫節的現象；於是便形成基督徒一種逃避的心態，認爲在某些事情上（如社會政治參與）基督教信仰根本不能提供立場，適切需要。很少有人會膽敢本於聖經來向這種傳統的逃避主義提出質疑；似乎「傳統」已確立了它與聖經相等的權威。

另一方面，較激進的基督徒在面對時代新興的思想趨勢，便趨之若鶩，意圖在其中找到眞理，於是不惜放棄聖經的教導，採用了其他的立場，只改換上「基督徒原則」的標記而已。這樣的作法同是令聖經權威名存實亡。

6

怎樣才能避免這些弊端？

基本上，我們應有的態度是：整本聖經都是神的啓示；神向人的心意是在整本聖經上顯明，我們絕不能滿足於少部份「金句」，或對較困難深奧的經文存疑懼之心。我們要爲神在這世代中作見證，便得全面地認識神的心意。

講壇上的教導既是這樣重要，我們便請求有先知講道恩賜的神的僕人，切實地把神話語的眞理分解，讓信徒漸漸累積神的話，明白其中的意思，也照着遵行。人的經驗也很寶貴，但講道並不是「見證」，正如主日學不是單講故事一般。讓神的話成爲講壇上的中心。

要切實地明白神的話，必須付出認眞努力的代價。這不應只是傳道人的事，明白聖經乃是所有「屬神的人」（提後三17）應該注重的問題。單靠別人餵養，或是只有履行「舒適」的靈修，不足以裝備我們在眞理上進深。我們得花上時間、精神、心思和意志。除非聖經不是神的話，不然，沒有任何代價是太大的！

研讀聖經不能沒有方法。「聽天由命」地期待「靈感」並非尊重神的表現，其實許多時候只是未盡全力而已。最簡單的歸納法以至最複雜的研究也各有應用；我們運用方法時同樣可以謙卑求聖靈帶領管理。也只有在方法用盡時，我們俯伏在神偉大的奧秘下敬拜，就更體會聖靈引導的超越和突破。

我們藉研讀聖經，累積對神的認識，並不在求暫時的滿足，而是藉此更接近神。我們必須從頭腦的認知開始——對神的「知識」是非常重要，但「知識」和「認識」的分別却在經驗上：我們把頭腦的知識應用在生活中，從經歷中來認識神；這些經歷加強了我們的信心，在聖靈的帮助下，我們便進入更深的眞理。在這樣的「知行」長進過程裏，神的話和我們的信仰生活自然不能分割，也眞正成了我們的權威，給予我們力量來活出屬神的生命。

讓我們的行爲證明我們的信心；讓我們實踐我們的信念——「唯獨聖經」。

○ 李思敬

時代挑戰下的反省

洛桑信約對我們的意義

前年七月，來自一百五十個國家的二千七百多位福音派教會領袖們，聚集在瑞士洛桑，舉行了第二屆世界福音會議（第一屆於一九六六年在西柏林舉行）。爲期十天的會議中，代表們特別針對現今世界的需要、傳福音的機會和基督徒在這世代的責任，作出了重新的檢討。大會最令人觸目的成果，就是在會議結束後五小時，一千九百多位赴會者共同簽署了一份「洛桑信約」。

此信約由英國約翰斯托德牧師(John Stott)領導草議，原文長約三千餘字，除了引言和結語外，共分爲十五部份，分別針對基督教信仰在現今這世代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普世教會在達成「大使命」時所引起的問題，提出了明確的立場和建議。對今天每一個信徒來說，信約的內容實在有其深長的意義，使我們有機會了解到當前「屬靈爭戰」的局勢，從而抓緊福音工作的路綫。以下讓我們就信約中比較重要的部份，作一概略介紹：

信仰基礎

就現今普世宣教事工的需要，洛桑信約特別強調了五項與福音派信徒基本信仰有直接關係的要點，分列於首三段及末二段，包括有：
①神創世的旨意，
②聖經的權威及能力，
③基督的獨特性及普世性，
④聖靈的能力，
⑤基督的再來。

從這五項基本信仰的要點中，我們可以認識今天基督徒見證使命的目標和把握，也反映出基督徒要去完成這使命時，所需要應付的挑戰。

「普世教會」的觀念

洛桑信約中指出了「教會」是一個「屬神子民的群體」，是「神宇宙計劃的中心」，是「神命定的傳福音之途徑」。她的責任是深入世界，正如父差遣子到世上來一樣——因爲世界佈道事工是需要整體的教會，將完整的福音帶給全人類（信約中的第四及第六段）。換句話說，今天信徒所必須達成的，不單是一個在「合一」上的認同，而應該是一個具體的「整體見證」。

宣揚福音

在福音工作方面，洛桑信約首先解釋了「傳福音」(evangelization)的意義， 從而肯定了基督徒參與世界事工 (Christian presence) 和與別人交流意見 (dialogue) 兩者對福音工作的價值（第四段）。

其次，著重指出在邀請別人接受耶穌時，必須同時提出「作門徒的代價」(cost of discipleship) 的重要。這包括了：
①接受基督的主權，
②加入教會，
③負起在世上應有的責任。（第四段）

第三，提醒信徒在福音工作上，應避免屬世表現(worldliness)；並特別指出「在福音內容上的妥協，對聽衆運用技巧施壓力，以及過份注重數字，甚至不誠實地使用這些數字」等等在宣教事工上的弊端，應該摒棄。

領袖栽培

洛桑信約首先指出結合傳福音及裝備二者的重要性。並且提出了本色化領袖栽培的觀念：鼓勵藉各地信徒的領導才能，發展一些合乎聖經的本色化訓練計劃，而不單倚靠外來的及刻板性的訓練方法。

宣教事工與文化

洛桑信約提出了一些衡量不同文化的原則和標準，並指出宣教事工往往有同時向外輸出一個「舶來文化」的危險。另方面，又鼓勵各地教會在聖經眞理的考驗和引導下，推展一個能够榮耀神的文化。

新興教會（第三世界）在宣教事工上的責任

在現今的世界宣教事工趨勢上，第三世界的新興教會已漸漸擔當起一個重要的角色：這新趨勢顯示出一個新的差傳時代已開始。信約建議世界各地的教會，應該不斷地檢討自己在世界佈道事工上的責任；同時探訪各教會彼此應有的同工或工作，好讓福音能更快捷地傳給世界上三分之二未認識救恩的人。

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基於神是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的信念，洛桑信約一方面對教會以往「把傳福音及社會關懷看作互不相容的態度，表示懺悔」；另方面，更肯定地把社會及政治參與和傳福音並列爲基督徒的基本責任。

我們嘗試對洛桑信約作了一個簡略的介紹後，讓我再抽出其中幾個關鍵性的要點，作進一步的思想：

（一）信仰與個人

洛桑信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作門徒的代價」。「救恩」與「神的主權」根本就是二而一的眞理；當一個人接受救恩後，他應該醒悟到他同時是要把整個生命交托在耶穌基督的手裏。

（二）信仰與教會

洛桑信約指出教會在宣教事工上，必須付出代價，進入世界之中——正如「子」順服「父」的差遣，來到世界。換句話說，教會不應只是一個「講」福音的地方，更應該是一個「傳」福音的實體。「講」是單注意我們自己方面，如何將救恩的道理表達出來；而「傳」則包括了「傳」和「被傳」二者之間的關係。斯托德牧師更指出這關係，要求教會對世界作出一定的「認同」，而唯有教會認識並體驗世人的思想，她才可以有意義地將福音信息傳達出去。

（三）信仰與世界

洛桑信約不單肯定了福音中內涵的「社會性」，更突出了「信仰與文化」的關係。福音並不是要取代文化，而是要「判別」文化，以致能使文化更「完全」。沒有人能在一個「文化眞空」中生活，所以如果在推行宣教事工時，忽視了地方文化，結果便往往使「地方信徒」在接受福音時，也硬生生的吞下一套「舶來的」生活方式和價值標準。

從以上的討論看來，洛桑信約不單是對福音派的信仰作一個「重申」，而是嘗試抓著聖經眞理和現今世界狀況的關係，從而對整個福音派的宣教事工作一反省。

以往福音派的宣教工作，常常只是著重了「救贖」眞理的一面；佈道事工在於集中使人接受一套「認罪悔改」和「因信稱義」的道理，以及推動信徒帶著幾項信條去「領人歸主」。對整個福音派教會來說，這種偏重所帶來的是一種「信仰短路」的現象 (short-circuited Christianity)

我們接受救恩的道理，也傳救恩的道理，卻未能眞正把救恩的「改革性」從個人帶至社會中。以致對很多人來說，教會只有「講」的見證，卻沒有「行」的表現。而在教會中，一方面因爲缺乏了具體參與世界的指標，以致不少信徒有心無力，產生知行脫節的現象；另一方面，不少「信徒」只認識「救恩」的道理，卻不曉得「主權」是甚麽，當然更不能要求他們有甚麽行動的表現。

福音廣傳之始，信徒多半爲低下層的群衆；時至今日，基督教却幾乎成了中層階級的「專有品」，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許多，但恐怕過去的宣教方針也要負起一定的責任。在洛桑信約中，不單肯定了佈道事工全面的意義，更提出了具體行動的方向。從教會歷史中，我們看到每一次世界性的教會會議，都是爲了應付教會在當代所面臨的挑戰，也藉此界定未來的方向。「洛桑會議」肯定是教會在今天所作出的一項「更新努力」，正當現在福音工作需要倍加推廣的末世，究竟洛桑信約對我們每一個信徒自己的意義是甚麽？這是值得我們自己去三思的。

錢北斗

讀者論壇

正視科學對信仰的挑戰

第三期「橄欖」刊登有關科學與基督教信仰一文，引起我極大的共鳴。在這裏盼望能提出一些事例，看看歷史上給我們的教訓：

雖然對於肯認眞思考的基督徒來說，科學與信仰根本就是不同範疇的兩回事；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二者似乎還是不能並存的天生死敵。基督教屢被視作對科學漠不關心，甚至被蒙上反科學的罪名。

對基督教的陌生與對科學的一知半解都是造成誤會的原因之一，但事實上在過去的基督徒也的確要負起部份的責任。

當現代科學還在萌芽期間，基督徒原是站在領導的地位。以當時的「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London)爲例，基督徒佔了會員總數的十份之六以上(見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該會以詩篇十九篇一節：「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爲格言。同時期在德國的「虔誠派」基督徒(Pietists, 即相等於英國清教徒)，更極力提倡新的科學理論；他們甚至不惜與某些著名的教會領袖對立，贊成哥白尼的「宇宙學說」，並力主當時的學校接納此等新的學說(見Pike, K.I.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但就在此時開始，基督徒便好像漸漸在科學領域上落後，終於成了受攻擊的對象。這個轉變有內在和外在的原因：

就教會內部來說，基督徒科學家一直都受到攻擊，倫敦皇家學會成立之初，便遭受「研究地上的事會侵害基督徒生活」的非議。此外，由於自由神學與聖經高等批判興起，使正統信仰的教會普遍對學術存有戒心，進而更加以排斥。

在教會以外，科學急劇發展形成極大衝擊的力量。首先，教會不遺餘力地攻擊哥白尼的「宇宙學說」，因爲這與教會所持傳統「以地球爲宇宙中心」的觀念不符，甚至連馬丁路德也曾用約書亞記「太陽停止」的記錄來斥責哥白尼。(其實，「地球爲宇宙中心」之說並非出於聖經，中世紀教會所持的宇宙論主要源出古巴比倫的思想。)然而稍後當加里略(Galileo)等科學家提出有力的證據後，教會領袖便只好黯然承認錯誤了。

地質學的發展亦促使科學家重估地球的年齡，許多人(不論是否基督徒)均開始懷疑創世記「六個二十四小時」的準確程度。(不過，聖經也沒有清楚說以一「日」的長短，只是記載神在六日之內創造天地；而且，即使是只有「六個二十四小時」，在大能的神來說又算怎麽一回難事呢！)到達爾文 (Charles Darwin)的進化論一出現，便立時波動整個學術界，更震憾了歐洲教會。最可悲的是有些基督徒既不願放棄信仰，却又不想被視爲「反科學」、「落伍」，於是便更改聖經的解釋，藉此迎合新的科學潮流。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基督徒若懷疑聖經的權威，又對自然科學與信仰的關係弄不清楚，要在科學上見證神，是幾乎不可能的。澄清一般人對科學和信仰的誤解，也是福音前工(pre-evangelism)極重要的一部份。神安排了祂的兒女有機會讀理科，不就正是要他們在這些學科上較其他信徒有更深的研究，繼而可在今天科學的領域上榮耀神？

科學應能使人覺察自然界的奧妙，進而尋求它終極的源頭。我們既已經找到這「源頭」，尋得這「答案」，讓我們來正視科學與信仰這方面的挑戰！

○ 劉賀强

參與學運須先算代價

看過第三期「學運參與點滴」兩篇文章，觸發起我的一些感想。

兩位筆者積極參與學運，並對傳福音作見證的熱誠，實在叫我欣賞和羨慕；但是似乎他們在參與前，忽略了一些應該考慮的地方。

懷着一份熱情、一些理想，心裏又感歎現今基督徒在校園參與的不足、希望以身作則，冀能本着基督徒的身份，在學運有所貢獻，並作見證，這種態度極爲難得。但聖經說：蓋樓之前，得先算花費，看能完成不能；交兵以先，須比較實力，看能勝利與否。這似乎是做任何事情之前都應有的基本考慮：一方面要計算代價，一方面要看實力。參與學運之前，若不好好計算衡量，成事與否莫非要待「時也、命也、運也」？

其次，「想作甚麽」的目標在文中並不缺乏：作「一名活躍、全面的大學生」、「消除同學對我們一貫的誤解」、「在參與的過程中把握機會傳福音」、「用自己實例去影響那些忙於參與卻疏於事奉的弟兄姊妹」、「積極的在同學當中見證神、榮耀神」……等等的理想實在令人感動，但卻似乎並未問自己「我計劃如何做」、「在那方面特別花時間精力」和「我希望做到那地步」。不着邊際的理想永不會使自己滿足。未好好計劃便動工正像走在一條自己也不知名的路上，終點或可能達到，但必定走了很多冤枉路，而且也可能是很危險的。

最後，深願那些有負擔於學運參與的弟兄姊妹能聚集一起，交通禱告，尋求神的旨意和引導，並好好的研究，裝備和計劃。

主內
榮安

「禱告者」的共鳴

好喜歡「禱告者的心語」。似乎只是一篇「老生常談」，卻引起我無限共鳴。不知在我們當中，有多少人把禱告作爲「茶餘飯後的十分鐘玩意兒」？我害怕會爲數不少！

也許我們並非蓄意把禱告這樣看待，但我們委實太忙碌，太多工作要做了！禱告是要的，卻不能佔據我們每天最精神奕奕的黃金時間。因爲這些黃金時間用來作一些我們看得見的事，總較向看不見的神禱告，更能叫我們感到滿足！誠如羚君說過：「我們似乎忘記了在禱告中是向誰說話」！

另外一篇「只有落葉」……沒有果子，也沒有葉子；啊！只有落葉。讓我們彼此關心，不單在理性問題上，更在感情問題及靈性問題上！

主內
嘉敏

多作深入分析

很高興看到「橄欖」第三期刊登了一些對新邨教會情況的調查分析。調查和研究的工作，對我們「業餘」的研究小組來說，相信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然而，在今天「空談理論的人多，切實瞭解問題的人少」的情況裏，認眞的調查與研究工作，是十分値得嘗試下去的！

正因爲抱着以上的態度，我希望研究小組能對事實多作深入分析，別急於下籠統結論和批評，如此則研究工作便能發揮其獨有寶貴的價値，未知該組組員以爲然否？

讀者
十心上

研究工夫必須繼續

很高興見到「從幾個角度看目下的香港教會」一文。高興的是：

㈠所提出的問題很具挑戰性。在「福音廣傳」的口號下，和現今香港社會發展的趨勢下，現在提出這些問題來是重要的。

㈡負責搜集資料的，是「橄欖」的一個小組。反映出弟兄姊妹開始重視大學教育所給予的造就，並且加以運用，做研究工夫，把努力的成果提出來，輔助教會在建立基督身體和在地上見證的工作。

但美中不足的是：

㈠問題是提出來了，初步工夫做了，但有沒有繼續做探討工作？在文章後半部，提出很多問號，也可以說是質疑，但更需要的是能夠具體地，詳細考慮普遍新區的環境（例如政府的政策）和一間普通教會的能力，從而提出實際推展新區教會的步驟和方式。我相信通常一間教會除了應付日常事務外，沒有太多的人（特別是有大專訓練的人）來做研究工作。研究小組的工作是必須繼續的。

㈡從第一期到第三期，由弟兄姊妹化研究工夫探討過的問題然後寫的資料性文章不多。在這一期（第三期）裏，便只有這一篇。這一點反映了甚麽？我恐怕我們是忽視了作爲基督徒大學生的責任，也浪費了神賜給我們的能力。橄欖編委們，你們需要在這方面多多提醒和鼓勵弟兄姊妹。

主內

熊良儉

歡迎來函討論問題

鼓勵自由發表意見

請附姓名地址

Improvement badly needed . . . .

It's a pity to see qualities of articles on China, Communism, Student Movement and Politics appearing in your columns do not seem to improve despite C.A. folks' ever mounting interest in these fields in recent years. Another discouraging aspect is, so far, most of the writers on these highly volatile themes are undergrads, fresh graduates or amateurs. Really we should wonder why our learned seniors, many of whom are professionals on local campus are so reluctant to contribute. If they were unwilling to commit themselves, at least they can offer some guidelines to direct our discussions towards profitable directions. Or, has your board ever attempted to tap the talents of these Christian dons?

Perhaps I should elaborate, though briefly, the point I make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letter.

I find the articles on Politics, Student Movements and China are still packed with cliches and demonstrate a neglect of the local socio-political milieu. I incline to feel that we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 IVF-IVP syndrome where writers are living in a 'historical climat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ours. I think an intelligent remark by Henry Kissinger very fitting here: "Tough rhetorics with an unsupporting vision of the future are too dangerous."

As for writings on Communism, I sugges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contemporary Communism is not quite it was a century ago. And if we preferred to go back to the Past, or the roots, probably the following words of Marx, written before he was converted to Communism, might help us: "I do not know communism but a social philosophy that has as its aim the defence of the oppressed cannot be condemned so lightly. One must acquaint himself thoroughly with this trend of thought ere he dares dismiss it."

With prayer,

So Wing-cheung

猛人

在每一個團契中，總會出現一群「高層分子」，他們多有個別的獨特性善於在群衆中主動地發言，敢於在公開的禱告會內領禱，在屬靈的知識上，也達到一定的水平；更且，他們常有獨到之見解，因而得到不少人的欣賞，他們被稱爲「猛人」。而且，更有人認爲一個團契的興衰 是決定於 這個團契內「猛人」的數目 並他們「威猛」的程度。

事實上，團契內的「猛人」經常被團友視爲模仿的對象。這可能是由於團友渴慕長進，也可能是由於他們渴想能够擠身於「猛人」之列，得到「猛人」所得的讚賞；因此團契內「猛人」的表現，追求方向並 他們的言語行爲，對 整個團契都有直接 影響。

聖經的教導——彼此激勵

今天肢體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坦誠的相勸，經常性相互的激勵，深切的彼此相顧，能够主動地「紀念那些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而不是一些機械化知識的教導一教導者可以指教別人一套完整的個人佈道方法，但卻可以不會激起別人絲毫傳福音的熱誠；聖靈可以在整個談話過程中完全不動工，然而彼此均可以得到「滿足」。教導者可以爲到他所擁有的追求原則，所認識的正確事奉態度而沾沾自喜，然而這些並不一定是他裏頭的實況。另一方面，那些被教導者可能在爲到自己知識的缺乏而感到慚愧，除立志多讀書，多認識這些原則之外，可能完全沒有實行這些原則的感動。

其實，今天肢體間所需要的，是一些實在的見證，一些已經將信仰原則成功地實行在生活上的見證，一些深具挑戰性的提醒，一種「在行爲和誠實上」實行肢體相愛的例子，而不是一大堆空洞的口號。

大專基督徒中的「猛人觀」

今天，在大專團契中「猛人觀」之形成，強把弟兄姊妹分成兩類不同等第，同時，也將弟兄姊妹在追求上的注意力，從基督耶穌身上，轉移到那些「猛人」的身上，不少人滿足於得到那些被公認爲屬於「猛人」之特質，不少人忽視恩賜各有不同這個眞理，而爲到自己不能與那些「猛人」相比而感到惆悵。「猛人」這觀念的擴展流傳，恐怕會導致天國中那些偉大的無名傳道者和隱蔽中的代禱者減少。

我們都會承認，香港的大專學生間的人際關係似乎逐漸淡薄，彼此間只有表面的交往，而缺乏深入的相交。在學術交流上，彼此警戒深嚴，以防被別人「鋤低」；同時時常留心別人的弱點，乘其不備，趁機「反鋤」，在成功之餘享受那種「比別人強」的快感。也許這裏有點誇大其詞，但事實上，一種眞誠開放，忘記自我的求學態度似乎已經蕩然無存。在基督徒的圈子內，也無例外。

☆聖經的教導——彼此激勵

無可否認，一般的「猛人」較其他的團友爲成熟，對事物有較全面深入的認識，以致他們有足够的資格指出別人的軟弱、錯處；事實上，他們也以此爲己任。然而這種「教導」、「勸勉」似乎已經與聖經所說的，有很大分別。保羅告訴帖撒羅尼迦的教會說：「我們怎樣勸勉你們，囑咐你們，安慰你們，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像。」一種沒有帶着愛心，缺乏那份強烈地盼望對方能得到帮助的「提醒」，只會築起肢體間的壁壘，令那些「受教者」、「被鋤者」，對「猛人」產生一種畏懼感。縱或不至於此，也會令一些團友不自覺地在他們面前隱藏自己的弱點，以挽回個人自尊，因而阻礙肢體間的眞誠相交。

眞正的門徒

今天的學生團契，不單需要一些對各樣事情有眞知灼見的「猛人」，更需要一些深切地愛神愛人的信徒，能够主動和積極地去作一些多不爲群衆所知曉的關心、照顧的工作。倘若「彼此相愛」，不能成爲基督徒團契的特質，它所傳講的「客觀事實」、「主觀經歷」都只是一些空洞的言詞而已。

多少時候，我們對肢體的關心，常是一些被動的反射作用。當別人的困難被公開出來的時候，我們才開始去着急，去擔心，去關懷；這種關懷通常只能維持片刻。那眞正的關懷，並非一時感情的激動，卻是一項意志上之決定，時刻主動地去瞭解別人的情況與需要；並且考慮他們會遇到的問題，給他們帮助，提醒和勸告。

讓我們學效保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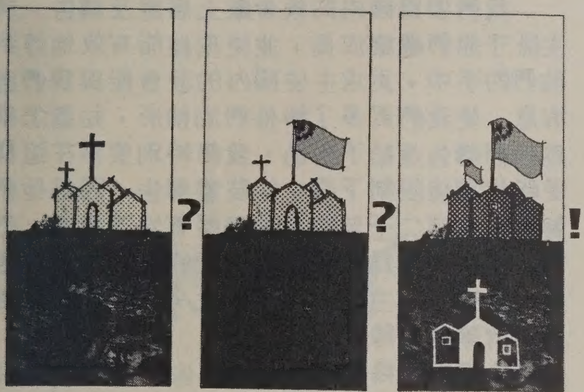
當保羅被迫離開帖撒羅尼迦教會後，心裏一直爲到當地的信徒擔心，深怕他們會經不起逼迫，以致他「旣不能忍，就打發人，要曉得你們的信心如何……」當他從提摩太的回報中得知信徒站立得穩，便「得了安慰」、「甚是喜樂」，因而如此說：「我可用何等的感謝，爲你們報答神呢？」（帖前3:1-10，另參腓3:19）這些表現都確切顯出保羅如何主動地去瞭解信徒的光景，並他那份深厚的愛。另一方面，保羅在以弗所書並歌羅西書二封監獄書信中，同時說到他如何「特意」打發推基古，阿尼西母到當地的教會，告知信徒們他自己的光景（弗6:21-22，西 4:8-9 ）。

保羅不單主動地去關心別人，也自動地去告訴別人自己的景況，免得別人擔心，也主動地讓他們關心自己，爲自己禱告。事實上，今天肢體間若缺乏了這兩種主動的行動；「彼此相愛」、「彼此代禱」，恐怕只是一些空談而已。

我沒有意圖在這裏單作破壞性的攻擊，我也以此爲提醒；（也許那些問題，只是一些自我的投射。）。但無論如何，我確切地相信，基督化個人的實際生活見證，肢體間眞實的、眞誠的互相關懷，是需要在現今的日子重新被強調起來的。

○ 蕭壽華

隱形的教會——中國教會與我們



中國教會的現況

基督的教會在中國歷史不算悠久，很多中國人仍沒有機會聽過福音。早期中國教會往往是倚靠外國的基督徒在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持，方能維持它幼弱的生命。自從共產黨掌握了中國的政權後，外國傳道人都一一被中共「請返」本國，中國教會便面臨一次重大的考驗。經過了這廿多年的共產主義革命沖擊後，每個基督徒無論在心靈、思想或生活都嘗到如烈火般的試煉，有不少信徒背棄了眞道，但亦有很多基督徒卻因此眞正體驗到那又活又眞的神，並經歷了從基督而來的生命的可貴，信心更堅穩不移。

雖然中共憲法上有「信仰自由」這一項，在大城市也保存了一兩間教堂，但要找尋眞正爲基督作見證的門徒的踪跡卻又很難。原來自解放後，中國內地的教會都一一關閉了，基督徒也流散在各地；有些經過洗腦後便可回家；有些更被調往荒僻的地方（如新疆省），不能與家人互通音訊。雖然如此，個別基督徒因着身邊的聖經及生活行爲中所表現基督的形象，便與那些不信者分別出來，彼此在基督的愛中建立團契，一起研經及祈禱。這樣，中國教會便漸次在各地復甦起來；從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看見聖靈的工作，它絕不是一個由人的意識所組織的運動。

現在國內的教會，都已從教堂的建築物中「解放」出來了，小組形式的祈禱會和崇拜都是不公開地在基督徒家中舉行。這是因爲在聖經中，耶穌應許祂的門徒：無論在何處，若有兩、三人奉祂的名聚集，祂便與他們同在。所以國內教會的內涵也從建築物的外框更充實地轉到信徒的靈魂上去了。

「隱形的教會」

這些「隱形教會」的成員，都是來自附近區域的，更由於人數不多，因此他們都彼此認識，有很密切的交通，更能同心合意的團結在一起。他們對生活見證的要求很嚴謹，信仰與生活必須一致。所以在監獄、勞改營及醫院中，藉着他們活生生的見證，很多人便認識了耶穌基督。如果能力所及，他們都鼓勵各人自動請膺幹一些艱巨、要負責任的工作。他們中間的成員若生活見證不妥時，其他的弟兄姊妹便會跟他談話，與他禱告，情形若是太嚴重而無法挽救，那個人便須被隔離一段日子，等到他認罪悔改後，才再次被接納爲大家的一份子。其中原因，是他們很看重自己是「神在地上的鹽及光」的身份，何況他們需要彼此維護，而一人的軟弱可危及整體的安全。

這些「隱形教會」都沒有專職的「牧師」，所有教會的行政事宜，皆由所有弟兄姊妹一起分擔；他們也有一些「長老」，都是靈命較深，對聖經較熟識，及對教會工作有經驗的基督徒。他們都不像國外全職的聖工人員，而是與普通國民一樣，要參加勞動生產。工餘時便盡量爭取機會，帮助其他的各肢體。他們所提出的意見通常都得到弟兄姊妹尊重。雖然如此，其他信徒還是會查考聖經，參考使徒時期的教會及新約聖經教訓的原則後，才接納他們的意見。對於教會後期很多的發展，新的一代並不知曉，也不容易接納一些教會後期的改變，因此，國內基督徒在許多地方或會對我們這「西方化」的教會存有偏見。所以他們不會輕易

接納到訪的基督徒（包括從國外回去的、或是從國內其他地方去的）。對於不認識的基督徒，他們必先監察那個人的生活行爲，並且要那人在衆人面前作見證，有時他們還要求這人背誦數節聖經，以策安全。

今日國內的基督徒都十分渴慕神的話語，爲了得到一本聖經，便把文革後所保存下來的少量聖經撕開，以便容易輪流傳閱或抄寫。也有很多基督徒回國時，把聖經帶給他們：單是「中國聖經基金會」 (China Bible Fund)

在這幾十年已爲他們印發了大量的聖經。此外，也有利用無線電的福音廣播如「遠東福音廣播公司」，雖然中國政府不准收聽此類國外的廣播，然而國內的基督徒仍會爭取機會收聽，並把聖經默寫下來，以便日後研習，把信仰建立在眞道上。

中國教會的前景

雖然我們知道神的聖靈確實在中國工作，並且也復興了屬祂自己的教會，但是環顧整個中國，事實叫我們不能太樂觀。

現今國內能够仍然保持信仰的基督徒實在不多，加上環境給他們諸般的限制，使他們不能公開地把耶穌復活的消息告訴身邊的親人、朋友。教會新血的補充及培養也是一個難題，何況現在國內提倡的是唯物的共產主義，這套思想不但在許多基本信念及實行手段是與基督教截然不同，唯物的共產主義者更要排斥一切宗教，因爲「宗教迷信」是不合唯物理論的。不但如此，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更把基督徒與帝國主義相提並論，認爲外國傳教士都是一群「反革命」、用宗教去作「文化侵略」的人，中國在革命洗禮後長大的一輩，不但對於神、對於基督耶穌完全沒有認識，更由於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受了全盤唯物化的改造，使他們難以接受任何的宗教信仰。面對這個福音的荒漠，我們應該怎樣辦？

我們的責任

我們相信向中國同胞傳福音，是每個海外華人基督徒所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個使命不是一個不可捉摸的遙遠空想，而是可以在此時此地便須實際行動的工作——：

我們要爲國內的教會獻上感謝及禱告，求主保守他們繼續成長，並使聖經能有效地傳到他們的手中，更求主使國內的教會能與我們通消息，使我們更多了解他們的情形，知道怎樣爲他們禱告並給予帮助，我們特別要爲在這樣受時代環境限制下信主的肢體禱告，因爲他們對教會在這二千年的各種發展都缺乏認識，恐怕這個原因成爲我們彼此之間的圍牆，求聖靈使我們在「一主、一信、一洗、一神」的基礎下，消除這嫌隙。

我們也要爲中國執政者禱告，爲他們對福音的態度禱告。爲中國八億同胞的靈魂禱告，求聖靈在他們心田裏，作開墾的工作，使他們醒悟自己生命的需要，求主使他們有機會聽福音，並且相信、接受及跟隨主耶穌……

面對這麽巨大的工作，讓我們求主復興在海外的教會，潔淨每個屬祂的兒女，終止我們一切的假冒爲善，使我們的生命能活出基督的樣式，讓教會活出愛的榜樣，使這聖靈的火炬能在這黑暗時代裏繼續燃燒、並且發揚光大……

我們更求聖靈喚起全世界的中外基督徒，爲中國八億靈魂負起福音的責任，使這異象傳到每個海外華人基督徒的心靈裏，使我們這一代對國家、民族冷漠的一群能有愛心、責任感去認識並關懷同胞們的需要，又能知道在主裏怎樣配搭，在聯合行動上一同邁進。

〔主愛中華〕港大祈禱小組

本文乃「主愛中華」港大祈禱小組訪問何仁志弟兄——中國聖經基金會負責人 (Mr. G.F. Fox-Holmes) 後的一些紀錄及感想，全文亦經何弟兄過目。

分享

祂揀選了我

從十一月十四日說起

很久以前已聽過不少基督教的道理，但從來就抱著冷漠的態度；相信神的存在，卻不曾發覺祂的重要性，直至十一月十四日。

十一月十四日是我決志的日子。

葛培理牧師的談話平易懇切，他給我提出了作基督徒的條件。仔細的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後，便毅然從座位裏走到大球場的講台前。風很大，人也多，心內是一片迷惘。剛才我在混亂中和帶我來的朋友失散，現在我又在混亂中接過陪談員的「當代福音」，寫了自己的地址。跟著，再在混亂的人群中離開了大球場。我就在這一連串的「混亂」中接受了基督。也許，我不該說「混亂」，那顯得我的信心很薄弱，但這是我的眞正感受。那時我眞不曉得自己是否已信得够，信得深。

十一時，回到家裏，告訴父親自己決志的事。他旣沒有反對，亦沒有贊成（父親素來是這樣的，他不贊成也不會說出來。）爬上牀後，學習基督徒的第一篇功課一禱告，就在這一刻，剛才那陣「混亂感」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份寧謐、平安。我回到家，回到主愛裏，再沒有一堆堆擁擠的人羣，亦沒有回家途中黑夜的恐懼，主愛與安慰就圍繞在身邊，我哭了。

以後，我參加了浸信會的團契。那兒很親切、溫暖，使我分享到在主愛中生活的幸福與愉快。

從前我喜歡依賴與逃避，現在我卻不願再作小孩，也不再害怕去接觸陌生人，我要成爲一個好基督徒，走在主要我走的路上。我明白十字架道路的艱苦，但我有信心完成。現在的生活是充實的，雖不是常常喜樂，但我發覺我已減輕不少負擔，我不再是自己痛苦，還有祂在替我分擔，我已堅強起來去接受家庭、功課與感情上的困擾，前路現出一片光明。

很慚愧，在靈性的追求上我只是個嬰兒，沒有對聖經高深的研究，也沒有吸取很多屬靈的知識，但我願意長大，在不斷跌倒中，學會站起來，學習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聖經說：「人若說他住在主裏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約壹二：六）因此，在以後的日子裏，我會悉力以赴，以主的教訓作人生的目標，把自己交在主的手裏。祂曾說：「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我害怕「黑暗」，卻願意在主的「光」裏走路，不管荊棘野樹滿佈於途。

○ 吳國香

百合花

烈風張開血盤大口，
冰霜施展渾身解數，
隆冬露出得意猙獰。
自天而降的一粒種子，死了。
黑暗，節節勝利；
死亡，佔了上風！

黎明的殷紅，
把生命重新注到細胞裏，
垂頭的枝幹，再度昂然迄立。
太陽慈愛的指尖，
拭乾露珠的眼淚。

翠綠葉，喚起了生趣。
和風下款擺，
似揮手歡送肅殺寒冬；
像慈母招手，迎接愛兒；
又彷彿小孩手舞足蹈，
慶祝盎然春意。

乳白瓣，帶着潔淨的清新。
是寬口的杯，盛滿香氣，
散發無形底吸引。
清風裏，微側着頭，
像要澆灌豐富的內容，
滋潤乾涸大地的心田。
是裂笑的嘴，
要宣佈快樂消息。
像閃着驚異光輝的星眨，
震懾於統帥高明的戰略：
以死亡，粉碎死亡。
像晨鐘，
敲響了生命的樂章。
是喇叭，
在溶諧和聲裏，
奏起雄渾底勝利凱歌。

○ E. W.

復活頌

生死之間

沒有死，便沒有復活，
有幾人相信，有死便有復活？
人人都要死——都知道要死——都
避免提及死，可是，都不享受活着
生老病死——完了？句號？有幾人
生命過程是生老病死，生生生生…
撒但又怎麼樣？他也有永生？休想
是死不去，永遠得不着安息吧了！
亞當把死亡帶給人類，耶穌却驅
把生命帶給人類，耶穌可說是亞
生死二者，豈眞屬相對？上帝說
命的，反倒失掉生命；誰失去生命
。又有聰明的變得愚拙、卑微的
的反剛強……難道上帝的價值
好相反？上帝是好的、那麼……
上帝是好的、慈愛的、全能全
添我底信心！
聖經往往把人類在世的死亡形
眞的求主叫我每天都死去。日
、拉長了的面孔、刺耳的怨天
懶惰、污穢的想入非非……
在睡眠中，好叫我每天都復
望、恩慈和生命當中。
復活蛋雖然美麗，却缺乏生
孵出來。上帝給予我生命，
殼，闖出來叫、唱、跳、
。

獻

節——
充滿生氣的季節中，
來光明和希望。

們是否忘記了
在復活背後，
是十架的苦難——
黑暗和絕望？

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
一粒……」
識的，美麗的金句，
太「熟識」，太「美麗」？）
奉獻的祭壇上，
三經歷了多少？

碧

—

己的

只不過

，再次
。
保有生
得生命
高、軟弱
我們的剛
徹醒！
求上帝加

「睡覺」。
諾言、虛偽
、蛇蝎般的
腦兒地埋葬
在光明、希

我願上帝把我
回應是衝破蛋
——迎接生命

勁

Revelation – an Experience

Dark grey clouds press down
Choking to death the whole town's pollution
Ready to kill all hope with a funeral gown,
And bring another storm to our burden.
I walk the whole length of muddy roads, wet
With garbage water flooding from blocked drains,
To feel depressed, doomed to failure, yet
To be stunned, when lifting my head,
I see an azure and sunny portion of sky
Partly hidden by the thick veil of dread,
But pure, bright and golden behind –

The town has not realized
Resurrection.

With faith and amazement I see the parallel
Where the truth of God's promise dwells
In Jesus. He is risen!

Esther Yau

RHODODENDRONS

Remember –
Holding the delicate purplish petals
In your hand,
You have told me the myth of the cuckoo:
"They are the stains of blood!"

Now I read a different story –
Have you seen that slope of rhododendrons
In exuberance,
Would you have paused and thought to yourself:
"Bright is the flame of life
Brought through Christ"?

– Constance

信心與理性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稍微瞭解：理性並不是像大多數人想像中的那麽絕對客觀，而信心亦非一般人以爲的那麽純粹主觀。因此，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的說，信心與理性也並非好像一些人所認爲是對立。其實在基督徒的認識中，信心與理性是不可分割的。

安瑟倫的「本體論論証」

信心與理性到底有甚麽關係呢？於此，我們不妨向聖安瑟倫（St. Anselm）學習一下。英國坎特伯利大教堂的修士安瑟倫所最爲人熟知的，當然是他的所謂「本體論論證」(Ontological Argument)。

這論證的步驟大致如下：

(一)愚頑的人說「沒有上帝」時，他這「上帝」的觀念究竟有沒有內容？若是沒有內容的話，則那人說「沒有上帝」時，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若他認定自己的話有意義時，則「上帝」的觀念的確是存在於他的思維中。

(二)「上帝」這觀念代表着什麽？就算是愚頑人自己都知道是指着一位「沒有比之更大，更完備的主體」 (God is that than which nothing greater can be conceived)。

(三)當愚頑人說沒有上帝時，「上帝」已存在於他的「觀念」裏。他所否認的，是上帝「眞的」存在於他的觀念以外；即是說，上帝的存在不是客觀的事實。

(四)假設有兩位上帝：一位存在於觀念中，但無實質的存在；另一位則存在於觀念中，又有客觀的存在事實。那麽，那一位比較大、比較完備呢？當然是那位既在觀念中，又在實質中存在的上帝。

(五)上帝既是「沒有比其更大」的主體，則上帝必然是那位既在觀念，又在實質中存在的主體了。因此，上帝是不可能不存在的。

安瑟倫的論証基礎

在我過人看來，這論證是精妙之極。後人稱爲其「本體論」的論證，意即不依賴上帝以外的事物去證實上帝的存在，而是由上帝的本質出發，去證明上帝的存在。不過，這名稱對安瑟倫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因爲這名稱使人曲解了他的動機，以爲安瑟倫這段討論，是好像阿奎那 (Aquinas) 的宇宙論論證 (Cosmological Argument) 一樣，企圖「證實」上帝是存在的；又以爲他好像笛卡兒(Descarte)一樣，從懷疑上帝的存在開始，通過理性的論證，而確定上帝的存在。若這樣去了解安瑟倫，實在是大錯特錯。

安瑟倫的出發點不是懷疑，而相反是絕對的信心。在他的討論中，有一點是非常特別，亦是了解安瑟倫的關鍵，這就是他論證的末後結論竟然是一闕對神的頌禱。這說明了由開始到末了，他的論證完全是基於上帝是存在，並且是他個人的救主這理解上。他自己解釋說，他的「證據」是一種「明白後的狂喜」(ecstatic joy of understanding)，也就再不是普通人以爲的證據，而實在是他對神的了解。

由「相信」到「瞭解」

照安瑟倫說，「信心」有一種要求，就是要求被清楚的了解 (faith has an immanent desire to seek understanding) 。信心與理性的關係就在「信心尋求了解」(faith seeking for understanding)這幾個字中顯明出來。

上面的圖表，表示上帝信實的客觀事實突入而由我們用信心接納之後，客觀的信實便成爲我們主觀的經歷。但這主觀的經歷對我們來說，可能只是一堆碎亂的影象！一方面是碎亂，只方面也未納入我們的意義結構裏。那麽餘下的一步，便是將我們對神信實的經歷納入到我們所謂既有而整全的意義架構裏；一方面是納入，另一方面是因着這些新的經歷，要重新改組 (restructure) 我們既有的意義架構。這過程便是安瑟倫所謂「信心尋求了解」 的過程了，而理性就是這過程中必要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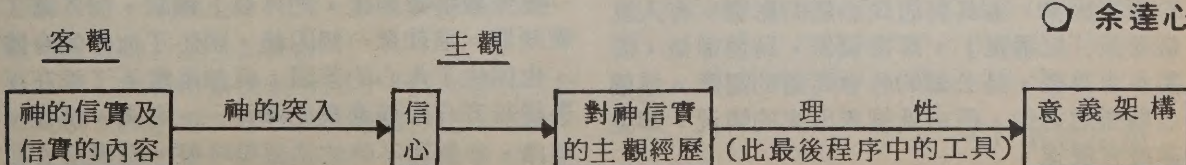
所以，安瑟倫說：「我相信，以致我可以了解 (I believe so that I may understanding) 。」而不是「我了解， 因此我可以相信。」

「信心」與「理性」的關係

基督徒相信理性是神所創造給人類作爲了解祂的工具。因此，理性的最終目的，乃是將信心所帶入來的經歷組織成一整全的結構，叫我們可以更整全的去了解神。故此，理性若要完成它的眞「使命」，便必須在信心之內行使；正如安瑟倫一樣，在相信神存在的大前題下，用理性去清楚說明這大前題的意義。

若我們說眞理是神的啓示，那麽理性便是我們了解這眞理的工具。但要用這工具去了解神時，我們必須知道，神是一位活的神，是一個有自己主動主意的主體；祂喜歡怎樣去啓示我們，就怎樣去啓示我們。故此，神思想，我們就只是跟着祂去思想，去思想祂的思想 (God thinks, and we follow) 。我們只有根據這個原則去使用我們的理性，這樣，這工具才會發揮它眞正的功用。

余達心



新邨的呼聲



房屋計劃與新邨發展

如果政府的十年房屋計劃能依期實現，到一九八三年時，將有三百四十萬人（等於全港人口百分之六十）居住在政府管理的公共房屋裏。自從一九五三年石硤尾大火後，政府在二十年間徙置了一百六十萬人，每人平均獲得不超過二十四方呎居住空間。對他們來說，這確是比舊地方好得多，因爲最少有水供應……，但所有的設備都只是「起碼」的；最初期的徙置大廈不但沒有電力供應，甚至整條走廊也沒有垃圾槽。

雖然現在一般新邨的情況比以前已有顯著改善，但仍不能使人感到樂觀。由於政府的房屋計劃處處從經濟觀點着眼，徙置的目的通常就只爲騰出原地作謀利用途。再者，政府並無打算津貼公共房屋計劃，作爲重新分配收入的方法，以減輕貧富不均的現象；反聲言要提高租金，與私人樓宇看齊，以彌補管理上之龐大支出。細心分析，不難看出政府並沒有長遠周詳的安置及社區發展計劃，一直以來爲人不滿的新邨環境及居住情況只會繼續下去。

問題之所在

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是不容忽視，所以當我們試圖提供服務之前，得先了解一般新邨內的環境因素，並其對居民心態的影響。有人說新邨是「紅番區」，落後偏僻，烏煙瘴氣，需要步步爲營，是公認的社會問題的溫床。這個名稱雖然過份，但由此推想出來的情況，却並非沒有根據。

早期的新區就像多層的火柴盒，居民擠在一起，連稍微轉動的空間也沒有。這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勞力者；他們的居所面積狹小，設備簡陋，環境衞生極差，溝渠積着污水，廢物隨地棄置。人口密度高，公用地方被人肆意佔用。最高密度紀錄是東頭邨某單位的每人9・58方呎，和石硤尾區的每英畝四千零五十八人。由於政府的重建計劃需時十五年方能完成，所以約五十萬居住在第一、二期原始徙置大廈的居民仍要過很長久的非人生活，身心繼續受着不健康的影響。

人口雖是稠密，但人際關係却淡薄疏遠，「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態度很普遍，鄰里關係只局限於表面而膚淺的接觸，面對區內嚴重的犯罪問題，各人只存僥倖自保的心理。由於貧窮①和低下的教育背景，使一些不利於人們生長和發育的因素遺傳到下一代去。失學兒童在缺乏適當輔導和良好家庭照顧下，構成了大量潛伏的青少年罪犯，增加了社會罪惡問題的嚴重性。

居民的心態

一般居民心態可從他們置於屋內的「必需品」稍見端倪。就像千篇一律的格式，差不多每間屋內都擺着一具電視機，一個祖先神位，一張至數張碌架床，門外裝上鐵閘，窗外鑄了鐵絲網。這就像一個囚籠，困住了他們的身體，也困住了內心的苦悶；但却阻擋不了那在夜裏從四方八面淹進來的噪音——電視、麻雀、唱機、吵罵和不時的追逐嘶叫聲。這裏沒有私

生活——暴露到令人不願再進一步開放自己，壓迫到使人失去安全感。在這裏人只是一個生物，而不是社會中的個體，因為培養後者發展的條件在此並不存在。

對新邨教會工作方法的兩個提議

教會在新邨工作，需要熟悉當地環境，並需要與居民建立友誼。因此，我們便不應將傳福音的方法限制於傳統的圈子內，而應就着實際情形，採取主動到居民中間，播散福音的種子。下面有兩種做法作為參考性的提議：

第一種是保持一貫方式（即開佈道會、辦主日學、少年團等），但主動地深入居民中間。所用的方法要靈活，好使在居民來說，我們的福音工作不等於「說教」；我們所傳的信息，不應該再是不切實際的空談，或耳熟能詳的「故事」，而是要切實針對他們的本身問題和需要，使他們不再從物質的角度看福音，而覺得它是眞正切合他們最關注的心靈上的空虛。但這種方法，除了要有負擔的基督徒肯付出時間和精神外，還得加上知識——對環境的認識和居民心態的了解，這一切都是需要訓練和研究工夫的。

如何進入他們中間呢？這是我們最大的問題。其實答案不一，而要視實際情形而定。通常來說，廣泛宣傳是一個好的開始。一般新邨居民除了對附近一兩座大廈的情形較為熟悉外，對其他地方普遍相當陌生，若無特別事情，很少會到其他的大廈看看。故此，大規模的宣傳是必須的；最少可以使他們在意識上知道有某所禮拜堂存在，在那裏將有某些聚會等。當然，如果基督徒們自己能夠活出基督的見證，樂於助人，肯主動與人交往，建立良好的鄰里關係，都能有助於福音種子的撒佈，也比較容易邀請居民參加聚會。無可否認，這種工作實在雖要很大的耐心，花費一段較長時間和每一位弟兄姊妹行動上的支持。

第二種做法是由教會設立一些切合居民需要的服務及活動。居民既非常關注己身利益，而又確實需要這些社會服務，教會除常規性的聚會外，也可以藉此帶出福音的信息，使他們覺得基督徒不是只懂「講道理」；基督教其實是對他們的心靈及肉身需要上都可以提供實際的帮助。換言之，傳給他們的是活的及全人的福音。

按楊震社會服務中心一九七〇年在黃大仙，大窩口及李鄭屋邨社區活動的調查報告所得，當地青少年最需要的是溫習室，圖書室及英文補習班，但今日的新邨教會有多少是設有這些服務？新區青少年學生困在嘈吵的樊籠裏，正需要安靜環境溫習和閱讀，看來設立這些服務正可以帮助他們，又是傳福音的好機會。很多新邨教會的開始，只是基於新邨乃一廣大工場，但很少能先對新邨情形作一些研究，參照其他新邨教會為例，再訂定自己的工作計劃和方法。

我們知道，政府從來對宗教都是採取中立態度，教會必須附設一些教育工作或社會服務，才准在新邨設立會所。我們不應只顧利用設立這些服務而獲得建立會所的地方，而應要切實地藉着這些媒介去傳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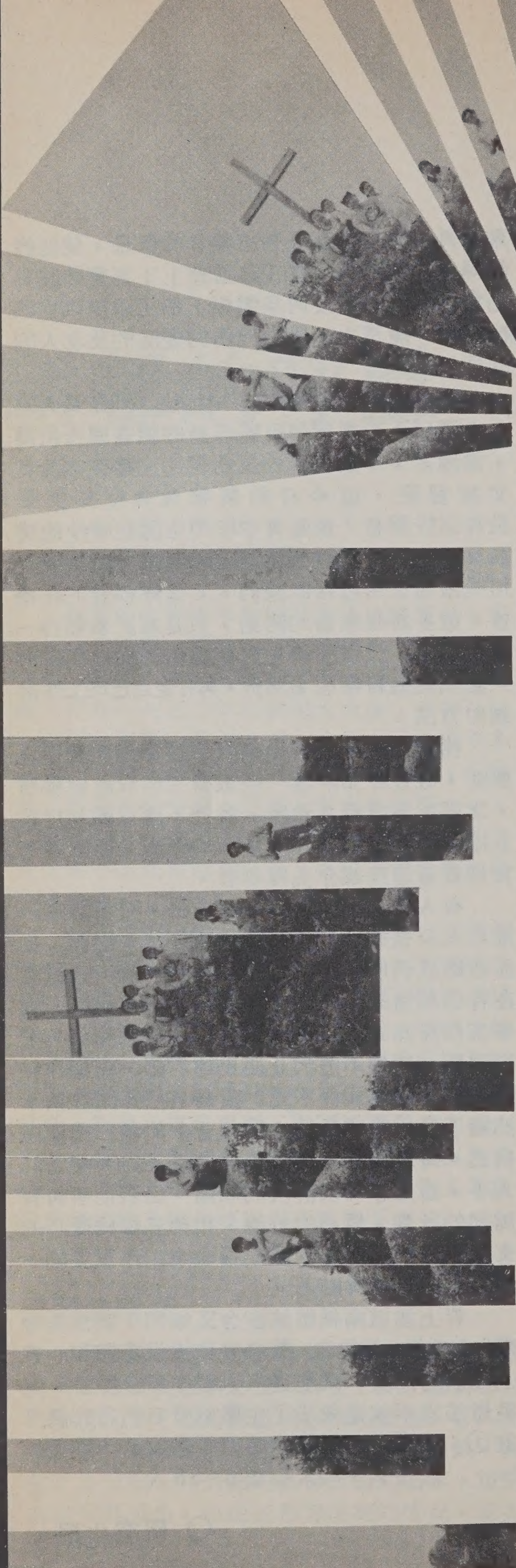
有人或會問：如用這些方法，會不會導致那些人只是來參加活動或求助於某些服務，反而忽略我們所傳的福音呢？無可否認，以往實在有這種情形。以致社會服務做得很燦爛，福音工作反而奄奄一息。但這只是方法和技巧上的問題。我們不能因此便畏縮不前，對擺在目前可行的途徑視而不見，反將自己關閉在狹窄的圈子裏，借「憑信心傳福音」的藉口來安慰自己。肯定地說，教會十分缺乏這方面適當的人手，這是急切要解決的問題。但若能事前有周詳的計劃，恆心的祈禱，和弟兄姊妹愛心的支持，這些服務便應該成為教會工作重要的一環，而不再是絆腳石。

若上述這兩種做法配合又如何？當然是會事半而功倍。換言之，教會既能提供身體和心靈上兩者的需要，又能進入人群中廣傳福音，這種做法豈不就是效法了主耶穌昔日所行的嗎？

註①：一九六七年每家每月平均收入563元，而每家平均人口是6·58人。

○ 研究小組

從中大理工看大專合一福音陣線





(兩年來，筆者嘗試去認識其他大專團契，望藉此能更了解香港的「大專合一福音陣線」，但逐漸發現每個團契有其獨特的風格和氣質。)

理工和中大——很熟悉的名字吧？以前，只知道中大有美麗寬敞的校園、宏偉的建築物，而理工學院位置適中，是聯校活動地點上選。除外，我從不發覺有甚麽值得學效他們的地方。

理工學院的肢體

你知道理工的校園是橫跨維多利亞海港的嗎？一處在紅磡，另一處則在筲箕灣太古。雖然校舍是這樣的零散，但近百弟兄姊妹有經常性的系別聚會，細胞小組及福音性查經小組等。每星期六早上，在紅磡校舍有專題聚會，太古的肢體也渡海到來參加；大規模的福音性活動也分別在太古和紅磡舉行。可見他們合一的見證是超越了地理環境上的隔阻！

然而，其他客觀因素對他們仍然十分不利。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在每年收錄新生時，他們無從知道那一個是基督徒，只得在試場等候，逐一向面試完畢的同學問及宗教信仰，然後給予適當的表格或單張。他們合一見證的熱誠，你有感染到嗎？

中大的肢體

你一定知道中大是分有三間學院吧！

我一向以爲中大的同學們，是沒有聯合、崇基、新亞的界線之分，因爲從我所接觸的一班弟兄姊妹身上，我可以感覺到他們之間的親



切和關心。但當問及其他未信的同學時，在他們心目中，崇基、新亞和聯合就好像港大、嶺南與浸會一樣，彼此有自己的校園、學生會、報紙和其他行政組織，界限頗爲分明。因此，越發覺得中大團契在校園裏就是一個基督的愛心的合一見證。

中大肢體間的彼此關懷、分享，一向就被認爲是港大團契的「冷感」及「理性化」的對比。他們彼此關心、了解，並尊重人的感情。不錯，港大團契的工作系統、思想方法等，已有一定的基礎和成果，但我們對「人」整全的認識，特別對「感情」的了解、體驗和正確表達，却是貧乏的，這對肢體間分享生活和合一見證是有一定的妨礙。

肢體間的彼此建立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感受，而且也不能以偏蓋全地認爲所有理、中的弟兄姊妹，在合一見證上這樣長進。我們在神的面前都是不完全的，神賜給我們各人不同的恩賜，叫我們可以互相學效、彼此建立，使基督的身體更形堅固。每一個團契有他自己獨特的地方，大家都需要互相學習，取他人之長以補自己之短，以至配搭得宜，叫神更得榮耀。

目前，大專學生團契（ＩＣＣＦ）有七個成員，但對很多團友來說，他們仍未能體會到合一見證、彼此關懷和代求的需要。去年，港大和中大的文字小組曾經多次合作，並在港大舉行「播台班」，講者多是中大同學；當港大團契於去年六月舉辦福音營時，也得到中大團友們很大的帮助；今年二月間，樹仁書院的團契舉行佈道會，得到理工的肢體大力帮忙，協助放映「蛻變」……。這些，正是肢體配搭的好榜樣！也是我們大專合一福音陣線工作的好開始！

愛心——配搭的基礎

當我們開始懂得彼此欣賞、學效和帮助時，就會更加嘗到神的恩典。當我們彼此配搭、連成一體，讓神親自塑造我們時，才稱得上是神所悅納的兒女。不過，我們要清楚明白，合一的見證是需要有彼此相愛的心去托住。沒有彼此相愛的「合一」不是神所喜悅的。

只有當我們放下自我的中心，用愛心去關心別人，各人都看別人比自己強的時候，才有眞正的合一。而當我們只懂得自我炫耀，和單求自己益處時，這樣的固步自封，不但使我們自己更形狹隘，更使神的工作停滯不前！

共策共羣、並肩前進

合一是要實踐出來的。聖經說基督徒的合一是從聖靈而來，是內在而不是表面上的。基督徒重生後，便成爲基督身體的一部份，與其他弟兄姊妹「生」來就是在一體裏；所以，問題其實是我們怎樣去實行出來。我們的行動和作爲，關乎我們的動機、認識和環境上的因素。在中國大陸裏，因着客觀的政治因素，信徒們不能公開地在一起來見證神；但試問香港教會裏的弟兄姊妹們，比內地的同胞是否眞正更能享受合一的滋味？

大專的肢體們，就讓我們來開始，在福音戰線上，共策共群，並肩前進！

○ 陳以誠

無言之歌

夜自四周滲入；愴寂的夜，頑強的黑暗。

一朵夜放的白蓮，鎖在滿園的沉寂裏。風死了，白蓮卻依舊亭亭。

他們都走了，留下我一人，呆呆望着長空的一顆明星，出神。

這些冷卻的日子，連螞蟻也停下來，思索前途。而濺起的火花，一顆一顆的，在空中凝固，化作烏黑的渣滓，隨風黏貼在人們的臉上……

但周圍卻是灼烈的火焰，不斷焚燒：灼傷、毀滅、溶化、再造。

然而我不是甚麽金子，這血肉的肌膚又怎耐得住那連連的煎熬？心底沒有熾熱的火花，何來力量抗拒外襲的硫火？

（老鷹啊！你飛騰展翅於午炙的藍空，可看見大地一片蒼然？可察覺朵朵白雲之下臥着團團黑影？可知道黑影下有一柱欲斷的絲弦?)

夜與星宿，給勁茂的老樹鈎出瀰滿月華的輪廓；片刻間，在我底眼球裏，卻是另一種幻影的畫面——是鑲了電光的夜雲。

倘若一切能超昇那咒詛人的實有……我願意成爲第二種尺度下的小爬蟲，在黑夜的土壤裏找尋生命，再不用遐想藍天、白雲、翱翔……。

——火焰啊！快將我溶化，讓影的生命渡到完全的明光裏。

那一刻！

夜靜，響起了一柱弦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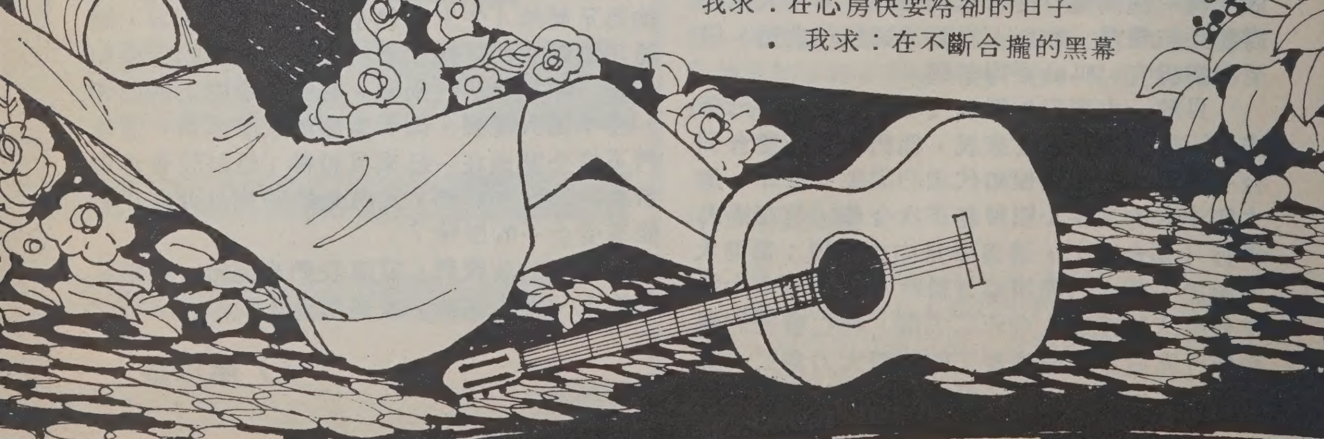
憂傷；卻不悲戚
快樂；但無歡笑
尋覓；已知那路
父啊，天天指引教導我！

疲乏；但卻無眠
傷痛；但卻無淚
悔罪：卻難禱告
父啊，聽我無言的哀求！

確信；但仍懼怕
前進；但仍躑躅
交託；卻還保留
父啊，使我學習更像你！

綠野

陰沉的夜，是白蓮自放之時，沒有一點聲息，就那麽靜靜地、靜靜地……
但折斷的蘆葦，還能再植麽？ 熄滅的燈火，誰來給它重燃？
（白蓮啊！你崇高，你自得，你傲放。但我需要的是另一種尺度下生存的恬適，我啊！只是那麽扁扁的一瓣小草！）
我求：在這樣一個爭競的夜
我求：在心房快要冷卻的日子
我求：在不斷合攏的黑幕



明暗之間的抉擇

魯迅的道路



許多人看魯迅 是一個社會革命家
一個鬬士
一個自由勇士
但關心到他內心的鬬爭與及他內心終極問題（ultimate concern）的却很少。

「勇士」與「黑閘」

魯迅曾說過這樣的故事，大底取材自說唐：

『隋煬帝爲了保存自己的江山，故此多方要消滅各地興起的群雄。他想出了一個方法：就是用比武競技的藉口，把群雄都召了來，然後用方法把他們一網打盡。

那一天，參加比武的各路英雄都齊集了。比武地方是一個山洞，洞前設了大鐵閘，洞內埋了炸藥。相傳那眞命天子李世民也在其中。正當炸藥爆開的時候，大閘也緩緩下墜。這時候，一名勇士奮不顧身，雙手托着黑閘，讓那些奪路而出的人逃命。但勇士到底是血肉之軀，因此在黑閘的重壓下死了』這故事有一個很深的寓意：魯迅其實在說自己。

他就是那勇士，要肩負無形的黑閘。

『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一)

魯迅一生要解決、要處理的終極問題就是這黑閘，這黑閘究竟是甚麽呢？

魯迅、胡適、周作人

要解釋這閘，可以把他與胡適和周作人作個比較。

胡適相信鬪爭，相信明日比今日更美好；相信整個世界是動的，是革命的，是進化的，是樂觀的。他相信有一天，人能够點石成金，能够控制大自然。所以人一切的希望都在明天。

周作人與胡適剛好相反。他看透新中國所謂美麗的地方，不過是虛僞的，是影子而已。所以他寧願安居在舊中國裏，享受那份寧靜與和平。

由此可見，胡適的世界是明天的、光明的、前進的；周作人的世界是昨天的、寧靜的、和平的。魯迅就在這兩人之間：他的世界並不光明，也不黑暗，却是灰色的。他沒有明天，沒有昨天，只有今天。正如海明威「老人與海」中的老人，每一刹那都在競爭，每刻都爲生存而掙扎。

『我不過是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然而我又不願徬徨於黑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裏沉沒』(二)

不過，我們若單從這角度去看，就只能看到魯迅的一面。胡適和周作人所關心的是：社會進步抑或停滯，「明天的中國」抑或「昨天的中國」。而魯迅所關心的不單是外在的世界而是每個年代的人都關心的問題——人內心的世界。所以他比胡適及周作人有更深的一層。而魯迅這一面却是鮮有人去關心，去發掘的。

魯迅肩膊上的「黑閘」

所謂「黑閘」，魯迅大概是指着三方面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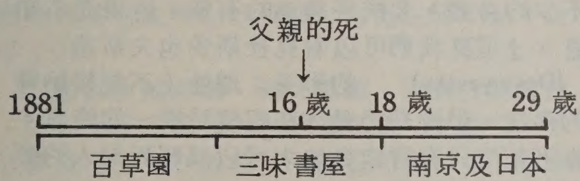
(1)病：父親的死，兄弟的死，握着他幼年的心靈，成了他多部作品中的主題。舊中國本來就是病態的社會。

(2)死亡：死亡的陰影籠罩着他每部的作品：阿Q的死和「藥」裏的人血饅頭都充份表現出死的恐怖。

(3)鬼魂：這是人世間以外的一個世界，但也許是更永恒，更寧靜的。

這些都是他一生要處理的問題，成了他的「出路」(expiation) 他超升的途徑 (transcendence) 是問題的本身，也是問題的答案。從他的早年，我們可以粗略地尋找到這些問題的線索。

魯迅的前半生：



「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出生時，家裏仍有四、五十畝水田、少許舖位，不愁衣食，在紹興城裏算得上是個大戶人家。

他家的後園很大，叫做「百草園」：「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胖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㈢魯迅的童年就是在這個「百草園」的世界裏逝去；這是一個神秘，但親切，屬於「大自然」的世界。三十年後，他再回想的時候，似乎一草一木仍是那樣的清晰。

七歲時，魯迅跟隨叔祖讀「綱鑑」，後來又跟父親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而魯迅的少年時代；則是浸淫在「三味書屋」裏，跟學者壽鏡吾先生讀書。三味書屋是一個寧靜的世界，一個大傳統的世界。在這方面，李歐梵闡釋得頗爲清楚：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三味書屋』和『百草園』也象徵着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個世界，『三味書屋』所代表的是中國文化上的大傳統，所揭櫫的是四書五經，儒家自孔、孟、荀以至宋明諸儒一貫的『道』」（李歐梵：魯迅內傳）

魯迅必須學爲「聖人」，作位謙謙君子，走父親的舊路，走舊中國科舉的路，他必須努力，學優而登仕。

「『百草園』所象徵是另一個世界，所謂小傳統的世界，是書屋以外的天堂，在這個世界中，魯迅所接觸的是大自然以及在大自然中孕育出來的民間風俗習慣，傳聞臆說，甚至於邪教異端」（李歐梵：魯迅內傳）

疾病與死亡

魯迅十三歲時，祖父回鄉渡假，受了私替人在科舉考試時疏通。事情被揭發，祖父只得前往自首。於是家裏便變賣所有去疏通，希望藉此減輕刑罰。大戶人家從此就變成破落戶了。這時，他父親因受了刺激，便病倒了，在病床上掙扎了兩年。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麽，我以爲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面目』，『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舖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記了。總之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舖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從輕蔑裏接了錢……』㈣這印象一直延續到他父親的死。

他父親死時更是沉痛的一幕。

父親在彌留之間，鄰居一個遠房親戚衍太太跑來「關照」，把一本叫做「高玉經」的書

燒成灰使魯迅的父親握在手裏。『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㈤衍太太催促着。

「父親！父親！」魯迅大聲的喊。父親在痛苦中低低地說：「甚麽呢？……不要嚷。……不……。」㈤三十年後，他說：「這却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㈤他努力了兩年，但挽救不了父親的死，就連他死前一刻的寧靜也奪取了。

他使父親受苦，但兩年多，父親使他受的苦也不輕。所以他對父親的愛，也懷着怨。這些沉痛的經歷 (trauma) ，成爲他一生的咒。

他一生所接觸的死也有多次：六歲，妹妹死了，才十個月大。十六歲，父親死了。十八歲，四弟死去。

疾病和死亡，是魯迅第一步要面對和處理的問題。

死亡與鬼魂

十八歲，魯迅離開故鄉，往南京的鑛路學堂念書。離別時，只帶着母親多方張羅才籌到的八塊錢。

四年後，他到了日本。先是進入弘文學院的速成班，然後是仙台醫學院。這幾年裏。他接觸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的「原富」。這世界對於魯迅是陌生的，他開始遠離了父親的傳統世界，尋找自己的境界——俄國的托爾斯泰，高爾基，屠格涅夫，尼采的超人……。

這時，魯迅就碰到另一個他要處理的問題——鬼魂。在「五猖會」，「無常」中，他筆下的鬼都是可親的，又是隨處可見的。人既不能擺脫死的控制，鬼魂就成了人最終的歸宿。人若要突破死亡的籠牢，似乎必須去發掘那死後的另一個世界。

魯迅是一個接受新教育的人，理性上不能接納靈魂這回事，但感情上却又非常願意有靈魂的存在。在「傷逝」中，他借祥林嫂的口問：『究竟有靈魂沒有？』他死前幾個月（1936年）也提及這問題：『在學醫的時候解剖過不少的身體，要找尋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這裏我們可以看見杜斯妥也夫斯基 (Dostoyevsky) 的影子：理性上不能接納神的存在，但神却仍是人在絕望時唯一的倚靠。魯迅相信只有肯定鬼魂才可以減輕死對人的壓迫。

沒有誰比魯迅更體驗到人的有限及死亡的壓制。「在酒樓上」中他借主角的口道出自己的世界:『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甚麽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爲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㈥生竟就是這般荒謬可笑。

魯迅的答案

魯迅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呢？

(1)以「他」代替「我」，以大我代替小我，以國家代替個人。

他要做說唐故事中那個托着黑閘的勇士，讓一些人得着新生。這是社會改革的路。他曾說改革社會是唯一支持他生存下去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大部份時間就努力去揭開舊社會的黑暗面，把自己獻給「大家」。然而這並不是魯迅最關心的問題。魯迅回國後，住在北京紹興會館裏，終日埋頭抄寫碑文。別人問他爲甚麽

，他說：「在碑文中你不用去說甚麽主義」。故此社會改革只是答案的一少部份而已。

⑵尋找另一個世界——人世以外的世界。

「我夢見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在地獄旁邊。一切的鬼魂們的叫喚無不低微，然有秩序，與火焰的怒吼，油的沸騰鋼叉的震顫相和鳴造成醉心的大樂，布告三界：地下太平」㈦

雖然油鍋沸騰，鋼叉震顫，但對魯迅來說，這地下世界仍比人世間更寧靜、更和平。「我夢見自己死在道路上。這是那裏，我怎麽到這裏來，怎麽死的，這些事我全不明白。總之，待到我自己已經死掉的時候，就已經死在那裏了。」㈧

如果另外的一個世界是更恒久、更美麗的，那豈不是今生應追求認識的目標嗎？

註解：

㈠魯迅全集（卷一）：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P.246）

㈡魯迅全集（卷二）：野草——「影的告別」（P.160）

㈢魯迅全集（卷二）：朝花夕拾——「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P.252）

㈣魯迅全集（卷一）：吶喊自序

㈤魯迅全集（卷二）：朝花夕拾——「父親的病」（P.262）

㈥魯迅全集（卷二）：徬徨——「在酒樓上」（P.26）

㈦魯迅全集（卷二）：野草——「失掉的好地獄」（P.189）

㈧魯迅全集（卷二）：野草——「死後」

李栢雄

CHRISTIAN PARTNERSHIP IN HEALTH CARE

The 5th ICCP & Ist AACCMS, Singapore, 5th – 9th Nov., 1975

It is the first ti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ristian Physicians (ICCP) to be held in an Asian country. The first Afro-Asian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Medical Students (AACCMS) i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it as a regional conference. Delegates representing some thirty countries gather in Singapore for the discussion of Christian ideals in medical service.

ICCP

The theme of this congress is "Christian Partnership in Health Care". Programmes are centered upon three sub-themes:

i) Ethics of the Christian medical workers – medical ethics today; Christian witness in medical practice and the impact of medical progress on medical mission
ii) The Christian role in health c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ii) Medical missions.

AACCMS

The medical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part of the ICCP programmes in addition to the sessions for students only. The theme is "The Christian Medical Students in a Changing World", and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nference are:

i) to provide further stimulus for witness in the medical field
ii) to exchange ideas related to Christian medical ethics and practice
iii) to express involvement in the work and needs of Christian Medical Mission.

The Christian Physician as a Prophet, Priest and King

The medical students are confronted with these challenges in the main theme-address:

Christian physician as prophet: Among permissiveness and rotten morals of modern society, he has a calling to reshape society and redirect the judgment of value. However, as a Christian, he recognises man's internal corruption, from which all social evils originate.

Christian physician as priest: He is called to minister to the spiritual needs of men because he recognises the uniqueness of men in possession of a sick soul, with a craving for spiritual balm. He not only cares for the physical welfare of his patients but helps them to look beyond their physical needs.

Christian physician as king: He is endowed with "God-like" power – decision over 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 But he knows that he is far from being God because he recognise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Almighty. He knows the frame of reference within which he can exercise his power. Hence he practises with humility, honesty and reverence under God's will.

Before he can stand with steadfastness against the flood and gale of modern trends and fulfils his specific role, he must be well prepared for these:

He must be **aware of the trends of the world** – its social,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He must read widely.**

He must **acquire a biblical world view,** and

whenever he faces ethical dilemma, be it professional, social or cultural, the Bible is the first and the last resort. Above all,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Word of God have absolute dominion over every aspects of his life. He achieves this by a **comprehensive Bible study** and group discussions, for there is never easy "yes" or "no" in the Bible for every issue.

He must **develop a sense of vocation**. He tries to discover his true self and know what God calls him to do: He **walks intimately with the Lord** and seeks His guidance.

Christian Partnership in Health Care

"Partnership" in Greek (Koinonia) is the same word as "fellowship" – a mutual association of and sharing among those having the same faith, the same aim and the same attitude of life, working in the same profession with the compelling goal of delivering health care to man. This partnership includes Christian physicians, surgeons, dental surgeons, paramedical workers, hospital administrators and community planners.

The aims of such a fellowship are:

- to **improve the delivery of health care** to men, irrespective of nationality, race, social status, religion, political belief and geographical situation
- to **improve medical ethics**, especially in this era of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surgery and technology, variation in conduct and ethics of the modern secular society and a more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practice and the community
- to **witness Christ** by demonstrating as well as proclaiming the Christian Faith to colleagues and patients.

From Health Care to the Care of the Total Man

"Health", as defin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 "a state of a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s and infirmit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a Christian, spiritual welfare is more than essential for the integrity of a total man. Caring for the physical needs concerns mainly the medical and paramedical personnels. Maintenance of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s involves a variety of professions – educationalists, workers in mass communication, social workers, psychologists, psychiatrists . . . . . . Whereas engineers, architects, business-administrators, lawyers, have their say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ver which God has given men dominion. As Christians, all are summoned to attend to the spiritual yearning of men – to preach and convert the ungodly and to strengthen the faith of those already in Christ.

Christian Partnership in Every Profession – a Speculation

There is always a distinct Christian ideal in the deliverance of service in every profession. Christian workers, invested with the authority over moral issues, are to uphold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 ethics. Different professionals, with specific endowments and abilities, attend to a variety of needs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people. But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spiritual craving calls upon Christians of different professions to play the same unique role of a priest.

The Christian medical workers find their partnership in health care. What about ot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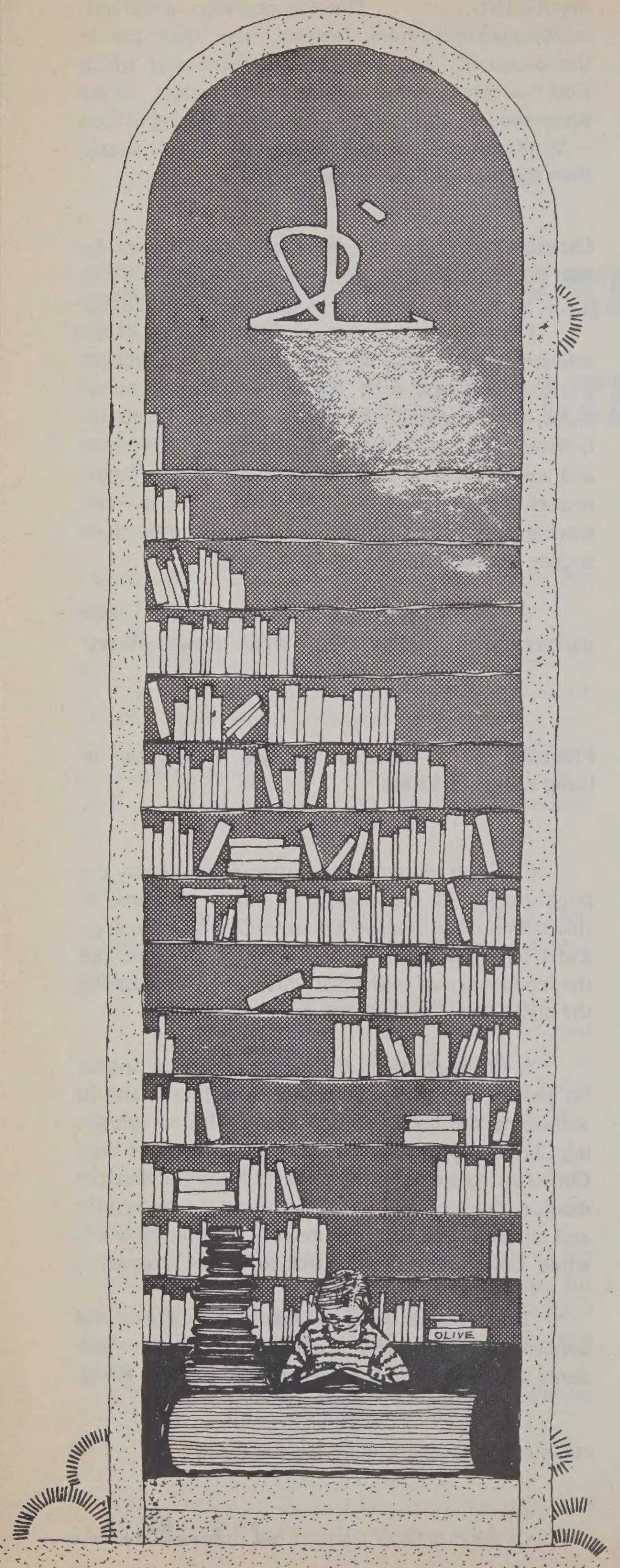
Founding of a Christian Medical Fellowship in Hong Kong – a Vision

Christian physicians are often frustrated by the poor quality of the existing health-care scheme in this community, tension between Christian ideology and reality, confrontation with ethical dilemma and the inadequacy of individual Christian witness among the many non-Christian colleagues and patients.

A Christian medical fellowship may be helpful for sharing and strengthening one another's faith in witnessing the Lord; helping one another in upholding Christian principles, for nobody is more apt than Christians to advocate the highest ethical standards in medical practice and condemn whatever being evil; and to serve as a basis for medical missionary work, while co-ordinating with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This vision is being put into action. Prayer and concern are desperately needed especially from students and workers in the medical field of Hong Kong.

O L.S.L.



入門必讀

＊活用讀經法　張修齊、張胡怡蒨合著
　證道出版社　1973年版　58頁
＊釋經原理淺釋　張修齊着　香港基督徒學
　生福音團契　1974年版　26頁

我們能否把握一種簡明實際的讀經方法，可以在靈修時和小組研經中運用嗎？「活用讀經法」的重點不在懂得方法，而是在「活用」方法；讀者必須按部就班去完成書中每項習作。參考實例，便會發現一段頗熟習的經文竟然藏着這麽多遺漏了的意思，而一段看來很費解的經文卻又能頭頭是道的讀出內中教訓。書末研讀約翰壹書的總練習，並參考書目都是難得的資料。

讀經方法與釋經原則其實是不容分割的。「釋經原理淺釋」雖不是經典巨著，卻能精確簡要地把釋經學的基本原理道出；書中尤其指出「靈意解經」的危險之處。解釋與應用並重更將是讀者於閱畢全書後無法忽略的觀念。

靈修日引

* Stibbs, Alan M. (ed.) Search the Scripture
London: Inter-Varsity 1967, 5th edition.
revised, 496pp.

靈修讀經不應只是溫習他人讀書心得，本書正能帮助讀者自己找出經文的教訓。在每天的經文下只提供非常扼要註腳，主要爲列出二至三項問題讓讀者思考、融會、然後應用。

按照本書系統，將可在三年裏讀畢聖經一遍；書內導言所討論的靈修方法也切實可行。如果能備有英文聖經在旁參閱，會更能明白問題要點。筆記本和筆當然是不可缺少的了。

聖經導論

對聖經整體有關的研究批判，便是歸入聖經導論的範圍裏。下面介紹的兩本，是既爲普及程度而又具獨特之點的著作（這正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原因）：

向你推薦一些研經輔助書籍

* Stott, John R.W.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Sydney: Scripture Union 1972, 254pp.

本書分別處理聖經目的、內容、權威、解釋並用途等題目，尤適合初信讀者參考。書中特出點在作者綜述聖經地理環境，及將由創世記至啓示錄的歷史作出鳥瞰式介紹，使讀者首先對聖經的骨幹能一目瞭然。在詳細分卷研經以先，本書應列為「必讀」。

* Tenney, Merril C. New Testament Surve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1, 465pp.

本書內容集中於新約聖經，共分五大部份：新約時代背景、福音書卷、初期教會紀錄、初期教會難題、及新約正典與版本。首部份對新約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尤其是猶太教）均有廣泛討論；其餘三部份按序介紹各卷源出、作者、著作年代地點、內容大綱、人物、信息重點等。作者更在附錄的書目中搜集了各類新約的註釋、彙編、字典、手冊、導論、考古、地理、並各卷的專題學術著作，甚值一讀。

查經書籍

查經書籍異於研經工具書（如字典、註釋）之處，就是作者在編寫中，除了基本客觀的處理（如文句意義、背景、風俗）外，還會加上個人的引伸解釋，就像研經聚會中的講道，故讀來容易吸收，但因為可以「省工夫」，會養成只讀查經書籍而不研經的心智懶惰，要是在個別研經以外參考，當可收擴濶心得之效。

這類書籍很多，現只介紹一本小先知書的查經著作，是為範例：

* Motyer, J.A. The Day of the Lion (The Message of Amos)
London: Inter-Varsity 1974, 208pp.

「社會公義」是今日熱門的話題，基督徒的信仰——我們的神與這世俗的社會，到底有何關係？在先知阿摩斯的時代（公元前八世紀），以色列國也正是陷於宗教徒具虛名、道德敗壞、社會制度腐朽的情況中，先知如何高舉神公義與慈愛的屬性，向國人宣告審判和救贖。基督徒參與社會前，絕不應忽略先知書內如此重要的信息。

研經習作

* Lewis, Gordon R. Decide for Yourself
Illinois: Inter-Varsity 1970, 174pp.

（中譯本：信仰之環　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

要建立完整信仰基礎，不能忽視從聖經中得來的神學教義。「信仰之環」就是一本涉及神學教義基礎的研經習作。全書共分八個總題、二十四章，分別討論啓示、神、宇宙、人、基督、聖靈、教會和末世八項題目。每章包括五部份：

背景——列出在歷史上從不同的神學（或哲學）立場對該題目的看法（附出處）
難題——分析有不同論點的題目徵結所在
研究——列出有關聖經經文，讓讀者有系統地研讀查考
結論——讓讀者按經文歸納總結，批判各種論點的準確性，再確立個人的立場
應用——提供深入的應用問題（將生活與教義連繫起來）作為討論思考材料

因為本書牽涉範圍很廣，參考經文及資料尤其豐富，若能集合小組（如主日學班級），並肯花上足夠時間準備，當更能發揮書中的益處和功效。

聖經字典 (Bible Dictionary)

* Douglas, J.D. (ed.)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London: Inter-Varsity 1962, 1375pp.

要想深入研讀聖經不能沒有適當的參考工具書籍。聖經字典其實是集合了不同聖經學者，就聖經裏出現的字彙詞語，作出專門扼要的討論。所以它並不止於解釋字義，更將有關的觀念、源流演變、神學意義等一併列出，似乎是近於百科全書的風格。讀者如就一些耳熟能詳的字眼（如世界、立約、先知）翻查聖經字典，便可體會這類「工具書」的必須性了。

聖經彙編 (Bible Concordance)

* Young, Robert <u>Analytical Concordance to the Bible</u>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4, 1090pp.

聖經彙編的功用就是把出現同一詞彙的經文列在一起；在舊約來說是根據希伯來文和亞蘭文，在新約來說是根據希臘文（譯文的詞彙可能有所出入，故應以原文爲準）。透過聖經彙編的資料，我們可清楚地看到聖經啓示在歷史裏的漸進性。同時在遇着難以解釋的經文時，基於我們對聖經的統一性的信念，便可以藉其他有連繫的經文（出現相同字彙的經文）來解釋；這也是我們應用「以經攻經」這項重要的釋經原則時，不能缺少的工具書。

英文的聖經彙編（如楊氏這一本）是以英文字彙排列，附以原文；不懂原文的讀者也可以用來查出該字在原文的意思，並所出現的經文。它更附載新舊約原文字彙索引，方便翻查。

聖經註釋 (Bible Commentary)

聖經註釋可大致分爲主要兩類：靈修性的（如Matthew Henry's）和釋經性的（如Tyndale's）。釋經性的註釋應是較基本的一類，因爲其目的在引導讀者準確地明白聖經原文的意思。然而靈修性的註釋在努力將經文與讀者的生活拉上實際關係上，也有不容抹煞的重要，只是它們很快便失去時代性。而且我們也應該留意靈修性的註釋書是否有準確的釋經爲基礎。

* Guthrie, D. & Motyer, J.A. (ed.) <u>The New Bible Commentary Revised</u>
London: Inter-Varsity 1970, 1310pp.

聖經新釋（修訂版）未有中文譯本，舊版則有證道出版的中譯本。內裏除對聖經各卷作精要簡介（導言）、及經文註解外，還收集了十二篇論文，包括聖經權威、以色列歷史、舊約神學、五經批判等問題。

* Wiseman, D.J. (ed.) <u>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u>

* Tasker, R.V.G. (ed.) <u>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u>

這兩套聖經註釋正陸續面世，每本爲獨立一卷書（篇幅較長如詩篇，較短如小先知書便會分作數本或合成一本），由不同的著名福音派學者執筆。內中除按段分析、逐節甚至逐字註解外，每本的卷首導論部份，均有深入的學術研究文章討論書卷的有關問題及疑難——在深入中卻仍能避免過份專門的鑽研。

* Keil, C.F. & Delitisch, F. <u>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u>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3, 10 vols. 11461pp.

這是一套根據希伯來文舊約聖經所寫成的專門釋經書籍，十九世紀後期由兩位德國路德宗的聖經學者執筆，自面世以來一直極賦權威。它清晰的表達技巧，並在語言文法上準確的研究工夫，對要在聖經上深造的讀者來說，是不能缺少的輔助工具。然而書中節錄的希伯來文，並它經常引用有關（不論是與經文同時期的或十九世紀的）著作，卻會對不熟悉這些背景的讀者形成困難。

* Bruce, F.F. (ed.)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7 vols.

集合了歐洲、北美及非洲的聖經學者寫成的一套新約註釋，全套整體上極能將新約原文聖經的豐富意思顯露在讀者眼前。其中馬可、約翰、羅馬書、哥林多後書、加拉太書、希伯來書，馬太、彼得書信和猶大書尤具價值。導論部份通常包括書卷的作者、年代、著書目的及內容大綱等問題，註釋部份遇上需要更深入討論的問題，作者會利用註腳，以免妨碍閱讀正文。書末詳盡的索引也方便讀者搜集專題資料。

聖經神學 (Biblical Theology)

聖經的啓示是整全的，然而也有不同時代上的特色。要是在解釋聖經時忽略了聖經整體上的觀念，或忘記了時代上的分別，就會有不完全的理解。一本優良的聖經神學書籍，就是力圖把神在不同時代裏漸進的啓示淸楚表明，也嘗試把不同的時代連接起來成一整體。例如我們必須注意在舊約裏那「應許」的性質，到了新約便轉爲「應驗」的性質了。

下面介紹的聖經神學書籍，它們的書名已頗能說明其中內容的重點了：

* Vos, Geerhardus Biblical Theology, Old and New Testament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48, 453pp.

* Pink, Arthur W. The Divine Covenant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73, 317pp.

* Bruce F.F. New Testament Development of Old Testament Them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9, 122pp.

* France, R.T. Jesus and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Tyndale 1971, 286pp.

* Payne, Barton The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2, 554pp.

* Vos, Geerhardus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Church
Nutley: Presbyterian & Reformed Publishing Co. 1972, 111pp.

* Ridderbos, Herman Paul, An Outline of his Theology
De Witt, J.R. (tra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5.

* Vos, Geerhardus The Pauline Eschat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1, 365pp.

(附：本文部份資料由陳若愚先生提供，謹此致謝。)

○ 閱讀小組

編後

由於「橄欖」探討的範圍逐漸開拓，稿件亦隨之增加；訂戶數目已超過八百名——這些都給我們信心，決定從本期（第四期）起增加篇幅至四十頁。可是，我們的財政預算也增至二萬三千元；要平衡支出，「橄欖」需要在本年度內達到一千五百名訂戶，並大約五千元的奉獻。我們已商請福音閱覽室代理一切發行業務，敬請讀者於禱告中紀念我們在編輯、宣傳、財政上的工作。

「橄欖」出版以來，一直堅持她所扮演獨特的角式，要成為基督徒信仰與時代的接觸點。上一期梁燕城君在「這一代的挑戰」中所提出的問題，橄欖出版委員會擬於六月開始，與專上學生福音團契（ICCF）合辦一連串研討會，定名為「迎戰——基督徒與時代問題研討會」。編委會亦組織資料小組著手研究香港工業福音工作，墮胎問題及洛桑信約與香港華人教會等問題，稿件將在下期發表，敬請讀者留意。

研究小組發表了「從幾個角度看目下的香港教會」一文後，引起讀者廣泛注意；本期該小組繼續對教會在新邨內工作方法
歡迎讀者來信批評討論。

為配合「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在本港召開，「橄欖」將由下期起發表訪問華人教會領袖及代表稿件，更擬於八月「華福會」前，出版「橄欖中國專輯」，回顧過去華人教會及中國歷史，檢討目前教會對中國的關注，並探討向中國傳福音應有的準備。歡迎讀者就以上三方面來稿討論，字數不限，截稿日期：七六年六月一日。

「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續稿未到，敬請原諒。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

會長	金新宇教授
副會長	劉振鎰博士
主席	彭紹華　（醫三）

橄欖出版委員會

出版秘書	陳崇榮　（工二）
總編輯	李思敬　（文二）
助理總編輯	梁汝照　（文一）
編輯	譚一翔　（醫四）
	李成富　（社三）
	盧詠儀　（社二）
	盛蓓影　（文二）
	孫奮生　（工二）
聯絡編輯	伍康敏　（醫一）
	胡運好　（文一）
	盧佳定　（文二）
	陳燕薇　（文二）
美術設計	高竟祥　（建二）
	張威平　（建四）
文書	丘靜美　（文二）
財政	陳敏慈　（社二）
宣傳	徐潔蓮　（理二）
業務	李志雄　（文一）

通訊處　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 20379 號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轉交
總代理　福音閱覽室　電話：3—674694
九龍德成街2號B二樓
承印　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電話：5—791570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灣景樓十八樓A 2
排版　中文打字服務社　電話：5—793443
定價　零售每本港幣二元正
訂閱　全年八期港幣十五元正
付款　滙票或支票請寫
"H.K.U.Christian Association, OLIVE"

稿例

㈠ 稿件以中文為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㈡ 來稿請附眞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㈢ 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㈣ 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㈤ 本刊不設稿酬。
㈥ 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㈦ 來稿請寄本刊通訊地址。

為推廣中國大陸福音的異象

主念神州

對象：青年基督徒
時間：六月廿三日至廿五日
內容：㈠ 何謂向中國大陸傳福音？
福音的門是開了還是關了？
㈡ 瞭解中國大陸的現況
㈢ 提供實際的傳福音途徑與方法
㈣ 動員：發起祈禱學習小組

敬請密切注意地點
並準備參加！

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香港區委員會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第十七卷　第四期　一九七六年四月　

目錄

社會	1	社會參與的神學基礎	陳若愚
	3	社會參與的實踐 ——訪楊震社會服務中心	社會關懷小組
	5	社會參與事件報導 ——從愛秩序灣村火災說起	時事小組
專文	10	時代挑戰下的反省 ——洛桑信約對我們的意義	錢北斗
	15	猛人	蕭壽華
	17	隱形的教會 ——中國教會與我們	「主愛中華」 港大祈禱小組
	22	信心與理性（下）	余達心
	24	新邨的呼聲	研究小組
論壇	12	正視科學對信仰的挑戰	劉賀强
	13	讀者來函	
分享	19	祂揀選了我 ——從十一月十四日說起	吳國香
	26	從中大理工看大專合一福音陣線	陳以誠
	34	Christan Partnership in Health Care	L. S. L.
文藝	20	復活頌	寫作小組
	28	無言之歌	綠野
	29	明暗之間的抉擇 ——魯迅的道路	李柏雄
書介	36	向你推薦一些研經輔助書籍	閱讀小組
編語	8	權威何在	李思敬